

借經問心 11

論語之先進篇



序言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十一篇《先進篇》的心得。

目前疫情肆虐經濟凋零直讓人心驚膽跳，看似上天不慈悲，其實是在藉劫消災，清除累世罪業，明理人當知，這是上天給我們自我磨練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將給自己找回清靜的心性，這正是上天慈悲喚回元靈的傑作，希望人人早日修成正道，即可免於受災劫之苦。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實修。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辛丑年8月15日中秋）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引言 …… 8
本篇人物簡介 …… 10
01 先進於禮樂 …… 12
02 從我於陳蔡 …… 16
03 德行與言語 …… 20
04 政事與文學 …… 24
05 回也非助我 …… 28
06 孝哉閔子騫 …… 32
07 南容復白圭 …… 36
08 有顏回好學 …… 40
09 子車以為椁 …… 44
10 有棺而無椁 …… 48
11 子傷顏淵死 …… 52
12 子哭顏淵慟 …… 56
13 夫人之為痛 …… 60
14 門人欲厚葬 …… 64
15 視予猶父也 …… 68
16 季路問鬼神 …… 72
17 知生可知死 …… 76
18 閔子侍子側 …… 80
19 不得其死然 …… 84
20 魯人為長府 …… 88
21 夫人言必中 …… 92
22 門人不敬由 …… 96

23 由也升堂矣 …… 100
24 師與商孰賢 …… 104
25 然則師愈與 …… 108
26 聚斂而附益 …… 112
27 小子鳴鼓攻 …… 116
28 柴參與師由 …… 120
29 回也其庶乎 …… 124
30 不踐迹入室 …… 128
31 論篤與色莊 …… 132
32 聞斯亦行諸 …… 136
33 聞斯不行之 …… 140
34 求進由卻退 …… 144
35 吾以女為死 …… 148
36 由與求之問 …… 152
37 所謂大臣者 …… 156
38 弒父君不從 …… 160
39 賊夫人之子 …… 164
40 有民人社稷 …… 168
41 是故惡夫佞 …… 172
42 子弟侍子坐 …… 176
43 子路率爾對 …… 180
44 三年使足民 …… 184
45 願為小相焉 …… 188
46 風舞雩泳歸 …… 192
47 各言其志也 …… 196
48 夫子何哂由 …… 200
49 唯求則非邦 …… 204
50 孰能為之大 …… 208

引言

孔夫子提倡儒家文化，推動禮樂治國，在其教育弟子以其品德為重，以培養其服務眾人為旨，經常在公開場合或者私下的談論中，無不提醒弟子，在出仕參政之前，一定要先充實自己的品德和為政的能力，要以國家百姓的福祉為從政的優先考慮，並且輔助君王要以正道，不可助紂為虐，以禍害國家百姓，喪失自己的品德。在《先進篇》的首章，先把禮樂崇尚質樸的精神表達出來，使大家知道，真正的禮樂出自誠心。接著談及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十哲的弟子，後面有八章談及顏回，凸顯顏回在其弟子當中被重視的程度，也可以從中看出顏回的品德，在夫子的眼中是非常優秀，所以在顏回死後，孔夫子哭得特別悲慟，還說「天喪予！天喪予！」在篇中談及閔子騫的孝順，南容的三復白圭。回答子路問事鬼神，以及生死的問題，足見孔夫子的智慧。從閔子騫、子路、冉有、子貢隨侍左右，看出他們

的個性，並預言子路不得善終。還從閔子騫對建長府的建議，說他斷事精準。還從子路的彈瑟中，給予指責糾正並鼓勵，雖未入室卻也登堂。言及子張太過，子夏不及，都有失中庸之道。談到冉求為季氏斂財，叫子弟鳴鼓而攻之，可見其嫉惡如仇，大公無私，不因弟子做錯而寬容包庇。文中又提及高柴、曾參、子張、子路、顏回、子貢的個性，以及其能力，說：「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又說：「回也其庶乎！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在回答子張問善人之道，說出其準則。文中又言及真君子與偽君子的鑑定法。從子路與冉有問「聞斯行諸」，因其個性而給予施教：「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在回答季子然時說：「仲由與冉求，可說尚稱職的具臣，但未能達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大臣風範。最起碼弒君弒父的行為，他們是不會依從的。」還指責子路推薦高柴當官，因其尚年幼沒經驗，恐怕會受到傷害，卻又強詞奪理。最後藉著子

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時，請大家發表意見，並從中評論，可見孔夫子平時對於子弟言行的觀察是非常深入的，也唯有如此，才能做好因材施教的工作。

本篇人物簡介

● **顏路**（西元前545年至？）

姓顏名無繇（讀搖），一名由，字路，一名顏由，又字季路，春秋時魯國人，顏回的父親。為孔夫子早期的學生，少夫子六歲。唐朝封為「杞伯」，宋朝封為「曲阜侯」，元朝封為「杞國公」，明朝封為「先賢顏氏」。

● **孔鯉**（西元前532年至西元前483年）

子姓，孔氏，名鯉，字伯魚，為孔夫子的兒子，年五十先父親去世。生伋，字子思。其名為鯉，乃因出生時，剛好魯昭公以鯉魚賜

孔夫子，為感君恩而以鯉命名，字伯魚。

● **高柴（西元前521年至？）**

姓高名柴，字子羔，也稱季羔、子皋，春秋末年生於衛國，是齊文公的後裔，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三十歲。身體矮小，不滿五尺，狀貌醜陋，讀書不多，但頗具行政能力。

● **季子然**

姬姓，季平子之子，季桓子之弟。

● **曾皙（西元前546年至？）**

姓曾名點，字子皙，曾參的父親，春秋末年生於魯國南武城（今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其先祖夏少康之子曲烈，封於鄫（讀層），經夏商周三代傳至曾點。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六歲，為孔門七十二弟子之一，教子非常嚴格。唐朝封為「宿伯」，宋朝封為「萊蕪侯」，明朝封為「先賢曾子」

01 先進於禮樂

【原文】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禮樂講究質樸　自然流露顯現真如
後進禮樂有似君子　孔子使用先進為主

孔夫子說：「前輩對於禮樂方面的講究，比較注重實質，讓人覺得如此的作為，有如質樸的鄉野百姓；後人對於禮樂方面的講究，讓人覺得如此的舉動，有如文質彬彬的君子。如果要以禮樂來感化人，那我還是依從前輩的質樸。」

世態的演變總是日新月異，讓人目不暇給，或許有人認為這是社會進步的現象，然而這種進步到底給人類帶來的是幸福或是災禍，

那就必須要靜心觀察，才能做出正確的評估。如果進步只是一時的虛華，泡沫式的現象，作為一時的炫耀，卻給未來帶來了危機，這種進步是要檢討改善的，不可以只憑一時的享受，卻給我們帶來無窮的禍患，那是非常不值得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只貪圖眼前的小利，必然妨礙高瞻遠矚，破壞長遠的厚利，兩者之間當要慎重考慮，以免樂極而生悲，終究事與願違，白費功夫。

《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世人原本具有善良的本性，只因接觸生活，受到紅塵的污染，追求名利情，而忘了貪嗔癡所造成的習性，覆蓋我們的本性，從此習性代替本性，做出許多因果輪迴的事情，雖然享受在溫柔鄉之中，卻飽受輪迴的煎熬而不知解脫之法。聖佛仙真為解救群眾於苦難中，於是用各種方式下凡度化世人，讓我們理解人人本具的善良本性，借著日常生活中的修持磨練，找回自己的本性，不要再習慣性沉迷於紅塵的誘惑而不知出離。此章乃孔夫子提倡儒家禮樂的教化，以振醒人心開發本有的智

慧。然而在禮儀方面，有古聖所傳下來的禮儀，以及現代人創新的禮儀。或者各有千秋優劣，但如果為了趕時髦，卻無法獲得實益，或者是為了一時的方便，卻帶來難以解除的禍害，那就要慎重為之了。

孔夫子曾在《論語・雍也篇》說：「一個人的本質勝過文飾，就會顯得粗俗；如果文飾勝過本質，就會顯得虛華。如果文質都能兼備，才能成就文質彬彬的君子。」如果一時之間無法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孔夫子在此章說，寧願成為質樸的野夫，不願成為虛華的君子。是以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我們都知道，一切的行為都是此心的作用，此心讓我們成君子，也讓我們成小人，成佛成魔無不是此心所為。想要借著色身修行，以找回本性的修士，當要時時刻刻在生活的道場上，觀照此心的變化，如果稍有偏離正道，想要回歸本位的可能性就會減少，落入輪迴的機會就會大增。古德撰有《一顆心》之好文，在修道的過程中，可成為

我們平時生活中實踐的目標，引導我們離苦得樂、背塵向覺，早日回歸正道：

對待自己要有一顆標準的心
對待父母要有一顆孝順的心
對待手足要有一顆慈愛的心
對待前賢要有一顆尊敬的心
對待後學要有一顆提攜的心
對待同修要有一顆互助的心
對待眾生要有一顆慈悲的心
對待道場要有一顆奉獻的心
對待責任要有一顆承擔的心
對待使命要有一顆圓滿的心

02 從我於陳蔡

【原文】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跟隨孔子周遊列國　陳蔡絕糧師生躲過
軍隊包圍為期七天　如今弟子四方開拓

孔夫子說：「以前跟我周遊列國，在陳蔡兩國遇到七日絕糧之事的學生，現在都不在門下了。」

唐朝黃蘗禪師曾經在《上堂開示頌》說：「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告訴我們要脫離塵世勞苦修成道，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必須全心全力下一番功夫，猶如梅花必須經歷寒冬徹骨的磨練，才能發出那一股撲鼻沁心的芳香。

俗語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告訴我們，在人生的歷練當中，必須要經過時間的考驗，以及困境的磨練，才得以知道實力所在，不能單憑嘴巴說說，就斷定一個人的實力，有實際經歷的人，所說話的語氣是篤定而實在的，道聽塗說或轉述他人的故事，由於沒有事實的根據，所講出來的話，多少含有虛心而空洞。

《新唐書‧蕭瑀傳》載：「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說明了必須經過猛烈強風的吹襲，才知道堅韌的草挺立不倒。一個國家要在版圖動蕩不安時，才能看出哪一位是忠臣。比喻要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才能考驗出一個人的堅忍意志和節操。這正是孔夫子在《論語‧子罕篇》所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的涵義。

西元前489年，吳國忽然起兵攻打陳國，楚國發兵救陳。孔子率領學生周遊列國，正好遇到戰亂，於是一行人南行避難，從陳都宛丘（今河南淮陽）到蔡人聚集區負函（今河南信陽），其間有百里路，因為頻繁的戰亂，造成田園荒蕪，人煙難覓，最後糧盡乏食，也只

能靠煮野菜維持生活。絕糧的困境，讓孔夫子師生面臨巨大的考驗。多日生不了火，只能生啃樹皮野菜，到了第七天，弟子一個個病懨懨的，情緒十分低落，怨念四起。此時，孔夫子依然弦歌不絕，仍然興致勃勃為學生講經，還配樂伴奏以提振精神。

子貢和子路開始閒言碎語，說：「夫子再逐於魯，削跡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我們的夫子到哪裡都不順，與他作對的人卻越來越順。我們都落到這種地步了，怎麼還有心情玩音樂，這君子無恥起來真的也沒轍了。」顏回正在撿野菜聽到他們的對話，回去跟老師報告，孔夫子才知道弟子們誤會他的用意了。身處逆境，他想用這種方法鼓舞士氣，讓他們能夠振作起來。於是孔夫子將子路與子貢叫到跟前，對他們做一番逆境教育，他打一個比喻說：「天寒降下霜雪，我才得以知道松柏長得那麼茂盛。陳蔡的苦厄，對我孔丘來說是一件提升人品的幸事。」然後再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說明了君子是可以接受窮困環境的考驗，但小人是無法接受環

境的考驗，只要一面臨困窮之境，必然道崩德潰。

孔夫子的學生經過陳蔡絕糧的事情，展現出不同的看法與作為，也因此奠定了他們一生的品格，雖然他們現在都離開孔夫子到各處去發展，在後人的心目中自有不同的評價。濟公活佛常說「修道修心，辦道盡心」，在此有祂一篇《煉心》的訓文，可供我們修道的參究：

要有前瞻的心，才能夠轉化危機；
要有積極的心，才能夠轉化逆境；
要有仁愛的心，才能夠轉化仇恨；
要有感恩的心，才能夠轉化怨尤。

03 德行與言語

【原文】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

德行科有顏淵仲弓　閔子騫冉伯牛與同
言語科有魯國宰我　還有端木賜即子貢

這些學生分別列為德行科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列為言語科的有：宰我、子貢二人。

孔夫子一生推動儒家的信念，以有教無類教化了三千弟子，以因材施教，造化了七十二賢，以及十哲，這十哲分列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四科，本題先談及德行科有四位弟子，即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他們在善良的品德操行上有優異的表現。言語科有兩

位弟子，即宰我及子貢，他們善於對事理的洞察，並能表現在言辭方面的說服力。簡介如下：

顏淵，其優點及特質，在《論語》中的記載，可發現如下的事跡：不違如愚；聞一知十；無伐善、無施勞；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敬事行仁；安貧樂道；用行舍藏；追隨孔夫子欲罷不能；德行第一；對孔夫子之言說無所不悅；視師如父；幽默；孔夫子痛失顏淵。是孔夫子最得意的門生。

閔子騫，秉性至孝，年少時常被後母虐待，冬天用棉絮做衣服給親生兩個兒子穿，用蘆花做衣服給子騫穿，使他凍得無法替父親駕車，父親知道此事後，要把後母趕走，子騫哀求父親說：「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親才作罷。從此後母受到感動，便待他如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鄉里傳為美談，其孝名傳於後世，對後人影響甚大。

冉伯牛，出身貧寒，與冉雍同宗。孔夫子當魯國司寇，並兼任

相國時，曾派伯牛為中都（今山東汶上西）邑宰。夫子周遊列國時，他始終相隨。《論語‧雍也篇》記載：冉伯牛罹患重病，孔夫子前往探問，從窗戶握住他的手說：「你不應該會生這種病，大概是命中註定的吧！像你這樣的好人，怎麼會生這種難治的病呢！像你這樣的好人，怎麼會生這種難治的病呢！」這也是孔夫子對他品德的讚歎。

仲弓，即冉雍，出身寒微，早年拜孔夫子為師，跟隨夫子周遊列國，四十一歲時曾當季氏家族的總管，並向夫子問政。《論語‧子路篇》載：仲弓當了季氏的總管，請問政事，孔夫子說：「要率先由各部門主管做起，要赦免小過失，舉用賢能的人才。」仲弓問：「怎樣知道賢能的人才而任用他呢？」夫子說：「任用你知道的人才，你不知道的，別人怎會捨棄他呢？」又《雍也篇》載：孔夫子對仲弓的評論說：「雜紋的耕牛，不能用來祭祀，但所生的小牛，毛色純赤，而且頭角端正適長，正適合祭祀的規格。雖然有人不想用牠來祭祀，但山川的神靈怎捨得放棄牠呢？」這是夫子對他所具優質的肯定。

宰我，又稱宰予，能言善道，以言語著稱，善於思索，具有大而化之的個性，而且較為活潑調皮，為同學中唯一對夫子仁禮的學說，敢提出異議者。雖然夫子對於宰我的言行多有指責，但也有欣賞之處。有一次夫子派他出使楚國，楚莊王贈送孔夫子豪華車輛，宰我對楚昭王說：「我老師不用這種車輛，我自從跟隨老師至今，祇見他言語不離道，行事不居功，能推行大道就快樂。如果不能推行大道，身心就不安。如今道德都睡覺了，如果有心治理國家的君王，推行聖王的治道，我的老師就是走路都可上朝，不必接受如此的重禮。」

子貢，名叫端木賜，在同學中財力最為雄厚，善於經商及外交，口才甚佳。生性喜歡讚揚他人之美，尤其擅於推理，孔夫子周遊列國，他扮演重要的角色。據說，他最初受業於孔夫子，第一年以為學識能力比夫子強，第二年以為不相上下，到了第三年才佩服，知道其才學遠不如恩師，於是對恩師讚揚有加。夫子去世後，一般弟子守喪三年，子貢共守了六年喪才離去。

04 政事與文學

【原文】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政事科有冉有季路　治理國家經驗豐富
文學科有子游子夏　禮樂文學眾所欣慕

這些學生在政事科的有：冉有、季路二人；在文學科的有：子游、子夏二人。

前面論及孔夫子學生中四科十哲，德行科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等四人；言語科有宰我、子貢等二人。今論及政事科有冉有、季路等二人；文學有子游、子夏等二人。所謂的政事，重點在於給人們有安定的環境，讓好的教育可以推展。冉求有財經專長，多才多藝善於處理內政；季路有軍事上的特別才幹，足以保家衛國。所謂

的文學，是要有文化底蘊，博學多聞善於應事，融會貫通以教化人心的文學。子游與子夏都是經學大家，《禮記・檀弓篇》說：「卿大夫以及讀書人，在禮上有疑惑時，以子游一言定輕重。子夏早就得到經學的傳承，詩書禮樂雖刪訂於孔子，但是子夏能講得清楚，特別是詩經、書經。」論述於下：

冉有，又稱冉求，出身微賤，個性謙遜較為保守，但長於政事，多才多藝，為孔門中具有政治才華的人物，曾任季氏的家臣。魯哀公十一年（西元前484年）曾率左師抵抗入侵的齊軍，並身先士卒，以步兵執長矛的突擊戰術取得勝利。又趁機說服季康子迎回在外周遊列國十四年的孔夫子。幫助季氏進行田賦改革，聚斂財富，受到孔夫子嚴厲的批評。《論語・先進篇》載：季氏比周公還富有，然而冉求卻當他的家臣，幫他搜刮民財，以增加他的財富。孔夫子說：「這不像我學生應有的作為，同學們可以前去聲討他的罪狀。」後隨孔夫子周遊列國，夫子稱其才可治理千戶大邑，可以擔任百乘兵馬之家的總管。

夫子晚年歸隱魯國，受到冉有很多的照顧。

季路，本名仲由，字子路，生性粗獷不馴，氣勢凌人，但不失其率真，勇於改過，有帶兵作戰的長才。曾經瞧不起文弱的孔夫子，為此夫子加以循循善誘，深得夫子的器重。其為人果敢激烈而剛直，且多才藝，事親至孝，性格爽直，為人武勇，信守承諾，忠於職守。夫子周遊列國時，子路與顏回等人始終跟隨著夫子，實際上起了保衛夫子的作用。夫子稱讚他有治理千乘之國的軍事才能。曾任季氏的家宰，後派任費邑宰。

子游，本名言偃，又稱言游，秉承孔夫子的教誨，注重禮樂教化，在二十幾歲時就擔任武城（今山東費縣西南）宰，到處可聽到歌舞昇平的音樂，顯然有出色的表現，對於待人處事及政治頗有領會。

子夏，本名卜商，家境貧窮，以為學著稱，才思敏捷，對於《詩經》與《書經》的造詣尤深。在孔夫子謝世後居於西河（今陝西省大荔縣）專心執教，連當時的魏文侯都前來拜他為師，對他禮敬有加。

由於他的氣質很像孔夫子，所以西河的人將他看成孔夫子一樣尊重。後來開創了儒家的西河學派，培育出大批經國治世的良材。

孔夫子的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的方針，為當時培養了不少的人才，並為後世留下許多佳話。然而教育重在改變錯誤的思想，始能回歸正道，因此古聖有《存心》之善文一篇，足以為我們學習的方向：

以平靜之心—處事方圓滿，以誠實之心—待人和藹親；
以純潔之心—禮敬聖仙佛，以積極之心—充實己道學；
以恆誠之心—學道辦道進，以謹慎之心—行險戰兢履；
以知足之心—弗多欲常樂，以安份之心—素位進取行；
以閑適之心—靜觀眾妙玄，以感恩之心—點水湧泉報。

05 回也非助我

【原文】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夫子談到學生顏回 不能助我似無反饋
於我所言無所不悅 學習態度蹈矩循規

孔夫子說：「顏回這個學生啊！並不是能幫助我的，平時對於我所說的話，沒有不感到喜歡的。」說，讀悅，喜悅的意思。

宇宙萬物原本都是中性的，並沒有好壞、善惡之分，是由於世人的分別心而產生對立。因此《心經》說：「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無

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自從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接觸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生出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識，隨即落入因果輪迴之中而難以出離。如果能夠修到如孔夫子的「六十而耳順」，自然能在遇到任何情境而不起分別心。

大道自然生化萬物，萬物都有大道的成分在，原本都是實相，沒有任何的分別，由於世人智慧不足，未能善用眼前的諸物，以致造成誤用而產生事與願違的現象，如此不順心如意，我們就稱為災劫。如果我們不存私心，能依循公道行事，一切順乎自然，沒有得失心，自然可以平靜過生活。在此，顏回處處聽從孔夫子的話，深信其所說的道理，不起二念，自然在聽了老師的課程後，心存喜悅不起漣漪，平靜如水。在孔夫子來說，似乎沒有不同看法，感覺沒有成就感。通常我們在學習後，聽懂了有喜悅的臉色，聽不懂有疑惑的臉色。顏回都是喜悅的臉色，好像都聽懂了，這對教導者來說，似乎有些沒有成就

感。在教學相長的原則下，似乎對於老師的教導，比較難以刺激而使教導者能更為成長，所以孔夫子說：「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孔夫子一生從事教育，有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雖然遇到如顏回優質的學生，能夠完全聽得懂老師所教導的內容，打從心中產生歡喜，也沒有什麼問題可問，但其所教導的學生，來自不同地方，資質也有所不同，並非人人具有顏回的智慧，所以在其有教無類的原則下，必須要諄諄教誨，而且還要依其資質因材施教，所以才有其一生的成就。與學生的關係，有子弟、父子、兄弟等多層的關係，志在能增長其學識，引導其開發智慧找回至善的本性，誠如《大學》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佛陀在《地藏菩薩本願經・分身集會品第二》說：「我在這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等五濁惡世中，教化這麼多剛強頑固的眾生，使他們的心性都能夠調伏柔順，捨棄邪道歸於正道。但在

十個當中，尚有一兩個還是惡習不改。我也以千百億化身，廣設種種方便法門來度脫他們。其中有些根基好的，一聽就能信受奉行；有些已積有善果，也要殷勤去勸化他們使其成就；有些不明理鈍根之人，要常常去教化他們，經過長時才能度他們皈依三寶；有些罪惡深重的人，對於三寶不生敬仰之心。像這些眾生都有不同的習性，我都分身去度脫他們。」

聖佛降世，無非就是要度回有緣眾生，使眾生能夠離苦得樂。由於眾生來到娑婆世界所覆蓋的塵污不同，所以諸聖仙佛菩薩來到人間，都必須要依據眾生不同的習性，以種種方便法度脫。古佛有《心懷眾生》一文，值得學習：

以慈悲心去救濟眾生，以道德心去教化眾生；

以無為心去服務眾生，以正義心去引導眾生；

以寬忍心去接納眾生，以歡喜心去面對眾生；

以平等心去關懷眾生。

06 孝哉閔子騫

【原文】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孔夫子談到閔子騫　孝悌雙全實際應驗
孝順父母友愛兄弟　如此行為難有意見

孔夫子說：「閔子騫真是孝順啊！其作為使他人不能有非議，有關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言行。」

閔子騫，原名閔損，生於魯襄公六年（西元前536年），魯國人，於魯昭公二十年（西元前522年）拜孔夫子為師，時年十四歲，平時為人平和，腳踏實地做事，絕對不破壞道德的原則。當陪侍在夫子身旁時，經常表現出和悅正直的態度，夫子對其盡孝的行為，可說是讚歎有加，所以才有此章「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的記

載。

對於閔子騫的孝行，在《韓詩外傳》、《說苑》、《太平御覽・孝子傳》都有雷同的記載：閔子騫年少時就失去母親，父親續娶，生了兩個兒子，雖然不能受到繼母的疼愛，仍然孝順。尤其繼母對待親生兒子與他有天淵之別。有一年冬天非常寒冷，繼母做了三件棉衣，兩個弟弟穿著優質的薄衣，卻不覺得冷，閔子騫穿著劣質的厚衣，卻覺得非常冷。有一天父親叫他去駕車，卻冷得一直發抖，以致無法駕車。父親以為他故意裝冷而偷懶，想要破壞繼母的形象，於是揚起皮鞭猛打，當棉衣破裂時掉出蘆花來，才知道後妻虐待閔子騫。一怒之下，叫來後妻要將她休掉。此時閔子騫跪下來替繼母求情說：「繼母在，最多只有我一人受苦；如果休掉繼母，我們兄弟三人都要受苦。」繼母聽了之後深感慚愧，留下懺悔的眼淚，從此對閔子騫倍加疼愛，一家和樂融融。因而他在孔夫子的弟子中被列入十哲中的德行科，古來被列為「二十四孝」之一，對於後人盡孝道的影響頗大。

依據《論語‧雍也篇》記載：魯定公十二年（西元前498年），當年孔夫子五十四歲，正擔任魯國司寇之職，為了鞏固王室，削減三桓的勢力，與子路共同實施墮三都，在墮叔孫氏的郈邑之後，為即將墮季孫氏的費邑。當時費邑宰公山不狃不從，率邑人反抗，圍攻魯君，事敗逃亡齊國。季氏為了安撫民心，重修政事，欲任閔子騫為邑宰，派遣使者前來。閔子騫有感於當時季桓子專政，從政無法施展其政治的抱負，於是對來使說：「好好替我辭謝吧！如果再來找我的話，那時我已經離開魯國，到汶水之北的齊國去了。」這就是閔子騫的氣節，不能實踐理想，雖有官職可當，也不幹。

人生就是道場，心地就是道場，認真生活即是修行，在平時生活中，好好品味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體驗古哲這篇《用心觀照》的好文，可以給我們多一些正向的考量：

若能體認培德修道根本，又怎會因職擔而起紛爭？

若能去除人我公正無私，又怎會因偏見而起私心？

若能淡化人事複雜紛擾，又怎會因萬緣而難定靜？
若能降伏人心平息動盪，又怎會因煩惱而志難伸？
若能對道盡忠對母盡孝，又怎會因異端而亂方針？
若能始終如一任重道遠，又怎會因考驗而改初衷？
若能認理實修智慧明辨，又怎會因妄念而失本根？
若能群策群力理念一致，又怎會因疑念而失信心？
若能虛懷若谷謙沖自牧，又怎會因自滿而無人敬？
若能聞過則改反躬自省，又怎會因流言而生瞋心？
若能立愿了愿責任負起，又怎會因主觀而生困頓？
若能正知正見正命正定，又怎會因執見而無提昇？

07 南容復白圭

【原文】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兄之子妻之。

弟子南容三復白圭　以詩警惕深怕違規
品德高尚姪女以妻　言行舉止展現智慧

南容每天再三反覆誦讀《詩經‧白圭篇》，以為警惕自己，孔夫子將他哥哥的女兒嫁給南容為妻。

南容，是孔夫子的學生南宮括，名括或适，字敬叔，又字子容，《論語》中稱他為南容，平時處事謹慎，崇尚道德。其實南容並非是他的姓，本來是指一棟建築物，南容久居於此，便以此為姓。他本是魯國國君的後代，為王室後裔，孟僖子的兒子。孟僖子常隨國君出訪，由於不熟悉其他國家的禮制，遇到許多尷尬的場面，在當時混亂

的諸侯爭戰的環境中，有學識的優秀外交人才，可以抵三千兵士，十分受人尊重，深感教育的重要，於是在臨終時，一再叮嚀孟懿子和南容，要好好向孔夫子學習禮儀。孔夫子的父親叔梁紇初娶施氏，多年沒生子，納一小妾，生一子名叫孟皮，字伯尼，生性愚魯而且跛腳，因體貌不全，不能繼承父業，後來再娶顏襄之女徵在為妻，因在尼山神廟祈求生了夫子，名丘，字仲尼。孟皮生有一女，南容在曲阜求學時，與她曾經見過，當時南容沉默寡言，夫子的姪女賢良淑德，彼此留下深刻印象，加上南容的品德優良，所以孔夫子將姪女許配給他。

《詩經・大雅・抑篇》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說明了白圭上的污點還可以磨去，說話有了缺點，就不好除去了。可見平時要謹言慎行，一旦表現於外，在眾目睽睽之下是很難隱藏，如潑出去的水難以收回。南容看到這詩篇時，天天都要念上好幾遍，以提醒自己，可見他對自己的言行是要求嚴格的，此舉受到孔夫子的肯定。

孔夫子在《論語・公冶長篇》對南容的評論是：「處在國家政治上軌道時，總能被朝廷所任用而不被放棄；在國家政治不上軌道時，還可以明哲保身而免於刑罰。」於是將其兄長孟皮的女兒嫁他為妻。可見他的政治智慧，以及知所進退的行為。這與一般貪戀職位，尸位素餐的貪戀官位者，最後弄得身敗名裂實有天淵之別。

依據《論語・憲問篇》記載：南宮适向孔夫子請教說：「后羿善於射箭，奡（讀奧）力氣大善於在陸上行舟，兩人卻都不得善終。夏禹和后稷兩人勤於親自耕種，卻能擁有天下。」孔夫子不回答，等到南宮适離開後，夫子才說：「這個人真是一位君子啊，這個人真是能崇尚道德啊！」孔夫子是從南宮适說話的內容及語氣，讚歎他的品德及對事情的判斷能力。

做人當要實實在在做一位真人，修行要針對心境清淨去實修，不應巧言令色，花言巧語，徒得虛名，正如佛陀在《金剛經・究竟無我分第十七》所說：「須菩提！菩薩也是一樣，如果說我可以度化無

量的眾生，就不能稱為菩薩了。為什麼呢？在佛法中實在沒有菩薩的稱名。所以我說一切佛法中，不能執著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須菩提！如果有菩薩對人說，我應當要莊嚴佛土，那他就不能稱為菩薩了，為什麼呢？我所說的莊嚴佛土，並非世俗所說名相上的莊嚴，法身的莊嚴，才是真正的莊嚴。須菩提！如果菩薩能夠通達無我的無為法，我說這才是真正的菩薩。」

修道修心，以能淨心為究竟，是以平時生活中，面對人事物時，能常起觀照之心。古德有《覺醒》一文，修士當自勉：

悟覺天地自然的大道，
拓展無限慈悲的器量；
掘鑿無窮樂觀的能量，
激發無忍達道的膽量；
揮灑無私救眾的力量。

08 有顏回好學

【原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季康子問誰最好學 弟子顏回所學正確
夫子感傷不幸短命 如今弟子好學從缺

季康子問孔夫子：「您的學生中，哪一位最為好學？」孔夫子回答說：「有一位叫顏回的學生最為好學，但不幸短命已經死了，現在就沒有了。」

魯哀公二年（西元前493年），季桓子過世，立其子名肥繼位，是為季康子，為魯國的正卿。季桓子曾經囑咐說：「如果你當了魯國的相國，要召回孔夫子來輔助。」魯哀公十一年（西元前484年），將在

衛國當官的孔夫子召回，當時夫子已經六十八歲了。

季康子曾多次為了政事向孔夫子請教，依據《論語・為政篇》記載：季康子問孔夫子說：「如果想要使百姓恭敬處事，忠誠待人，而且能互相勸勉，要如何才能做得到呢？」夫子回答說：「執政者要以莊重的態度對待百姓，百姓自然會敬仰；上位者能夠孝順父母，慈愛百姓，人民自然會盡忠；能舉用善良的人，來教導不知道行善的人，自然就會互相勸勉。」

季康子想從孔夫子的學生中，擔任行政的職務，在《論語・雍也篇》記載：季康子問孔夫子說：「仲由（即子路）可以使他處理政事嗎？」夫子回答說：「仲由行事果斷，對於處理政事有何困難呢？」又問說：「端木賜（即子貢）可以使他處理政事嗎？」夫子回答說：「端木賜通達事理，對於處理政事有何困難呢？」接著又問說：「冉求可以使他處理政事嗎？」夫子回答說：「冉求多才多藝，對於處理政事有何困難呢？」

在此章記載，似乎季康子想要再從孔夫子的學生當中，挖掘好學善政的人才，所以向孔夫子諮詢說：「在您的學生當中，有誰比較好學呢？」夫子回答說：「有顏回這個學生最為好學，但不幸已經死了，現在已經沒有了。」可見顏回在孔夫子的心目中，與其他的學生不同，所謂的好學，不只是說會讀書，而且還要廣學多聞，最重要是品德優秀，說得到還要能做得到，無論在任何環境下，都阻擋不了他學習的熱忱。顏回在夫子七十一歲時過世，讓夫子非常傷心，而有「天喪予」的感傷。

真正的好學，要能夠學以致用，誠如孟夫子在《孟子・告子上篇》所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見真好學者，應該是要能找回本性，成就聖佛仙真。濟公禪師在《度世妙法經》說：「人為萬物之靈，須知學道；心為一身之主，更要參玄。三才之品，人為貴，勤學玄機，可成仙佛；萬物之生，道為寶，修鍊性命，而證聖真。道為人之本性，為性命之根源，性善則道正，性邪則道偏。天

性本善而非惡，是故邪念不除，性命難靜。人身重濁而輕清，濁乃清之源，激濁可以揚清。清者靜心寡慾，濁者貪瞋癡愛。是故雜念若生，清濁難分，便擾其神，致害於其性也。心多煩惱，妄念叢生，致亂其志，其志已亂，便受其傷。是故修道之人，必須安靜慮得。定而能靜，靜而能安，安而能慮，慮而能得，此乃修道至善之理也。慮而能實，實而能隱，隱而能微，微而能顯，此乃參禪神妙之道也。」

古賢有《善好》美文一篇，可供學道者修學之用：

善人，一生平安，福祿壽禧；
好人，一生幸福，快活安逸。
善心，一切順景，吉人天相；
好意，一切如願，安然自在。
善行，廣結善緣，處處貴人；
好德，以身作則，和睦相處。

09 子車以為椁

【原文】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椁。

顏淵過世顏路求椁　請求孔子望有所獲
建議夫子賣掉座車　所得金錢購椁為妥

顏淵死了，他的父親顏路請求孔夫子賣掉座車，來為顏淵買外椁。

顏淵英年早逝，死時孔夫子已是七十一歲的高齡，此時孔夫子已完成周遊列國回到了魯國。顏淵的父親顏路之所以為其子向夫子請車的原因，是由於顏家素來家境貧窮，而古代的禮制，喪事有贈禮，凡喪事以車馬贈送死者家屬，以為購買椁之用；又因為夫子從此居於家中，不用再周遊列國。因此顏路在喪子哀痛之餘，無暇顧及此舉是否

合於禮制，就向夫子請求以車為贈弟子之禮，以便變賣作為購置外椁之用，因為顏路知道孔夫子對於顏淵情誼深厚，形同父子，所以不妨以真情相告，希望得到夫子的同意。

棺椁，又稱棺材、壽棺、棺柩、棺木、壽木，廣東地區又稱此為四塊半、四快版或四塊版。棺是收斂人的屍體之葬具，椁是棺材外的套棺，裝死人的棺材稱為靈柩，其材質有木、銅、石等材料所製造，目前為順應環保觀念，還有紙製的棺材。棺椁並不是平常人家的喪葬方式，而是貴族才有。周代有關喪葬的禮儀規定，天子要用二椁五棺。《荀子‧禮論》記載戰國時期，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從上到下依次遞減，諸侯用一椁四棺或者三棺兩椁，大夫用一椁二棺，士用一椁一棺，老百姓只用一棺。其中最外層稱為大棺，尺寸因身分地位而有不同，天子大棺厚八寸，大夫大棺厚六寸，平民百姓只能厚四寸。

自古以來，我國注重以禮制治國，所謂的禮制，就是通過禮儀的

定式與禮制規範，塑造人民的行為與思想，並通過法律的懲罰以維護禮法的絕對權威，藉以穩定社會的秩序。依據《禮記・樂記》記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孔穎達疏：「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治行矣。」又《漢書・成帝紀》記載：「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

張天然祖師在《暫定佛規序》說：「蓋聞先王之道，以正心修身為本；聖人之教，以禮門義路為先。故述聖有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是知禮之為用，關係至為重大，故古人冠諸四維之首，良有以也。斯時也，正值三期末劫，人心不古，世風頹壞，又兼歐風東來，崇尚科學，先王之綱常掃地，聖人之禮教廢弛，故而戾氣瀰漫，陰陽乖舛，變亂相尋，災異叢生，遂致釀成空前未有之浩劫，目下極大之厄運。」因而大道降世，諸佛仙聖下凡，同心協力度化眾生，挽救頹風，著手於禮制的重整，才是根本之道。

禮制的訂定，可以成為照亮我們生命的燈塔；禮儀的實踐，可以

在生活中喚醒沉睡的心性。世人由於想要自由，就將維護社會安定的禮制，視為束縛而將其破壞，以為如此可以自由，卻不知道從此社會漸趨混亂，各種災難頻頻接連而來，讓大家飽受煩惱與痛苦。如今要想使社會安定，古德有一篇《生命》之文，可為我們生活的伴侶：

生命的希望，來自一份發心；
生命的精彩，來自一份用心；
生命的深度，來自一份認知；
生命的寬度，來自一份無私；
生命的自在，來自一份淡然；
生命的喜悅，來自一份簡單；
生命的無悔，來自一份踏實；
生命的感動，來自一份真誠。

10 有棺而無椁

【原文】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鯉死後無椁有棺　一視同仁規矩莫斷
曾為大夫出門坐車　不可徒行禮儀有關

孔夫子說：「不論有沒有才能，也都是為自己的兒子說話。當孔鯉死亡的時候，埋葬時也只有內棺而沒有外椁。我沒有賣掉車子來替他買外椁，是因我以前當過大夫，依禮制是不可以徒步行走，這是有失禮儀的。」

孔夫子一生推展儒家治國的精神，以大公無私的態度為天地立

心，為人民立命，一切為天下百姓著想，這就是聖人本具的特質。依據《論語‧季氏篇》記載：有一天，孔夫子的學生陳亢向夫子的兒子孔鯉請教說：「老師平時對你有特別教導嗎？」伯魚回答說：「沒有。曾經有一天，父親獨自站在中庭，我快步經過時，父親問說：『你有研讀《詩經》嗎？』我回答說：『還沒有。』父親說：『不研讀《詩經》，說話難以合理。』我退下後就研讀《詩經》。又有一天，父親獨自站在中庭，我快步經過時，父親問說：『你學習《禮》了嗎？』我回答說：『還沒有。』父親說：『不學《禮》，就無法立足於社會。』我退出後就去學《禮》。我曾經有過這兩件事情。」陳亢離開後很高興的說：「我問一件事情，卻得知三件事情，聽到學詩學禮，又聽到君子私下並不優厚自己的孩子。」真理大道的傳承，傳賢不傳子，除非兒子是賢者，這就是聖人的公正。

在本章，顏路為顏回向孔夫子請車以為椁，孔夫子說出了禮制的概念，完全是依據公理而為，不為自己的兒子死後置椁，也不為如子

如徒的顏回置椁，完全是依禮法行事，是以說：「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由此可見聖者的典範。聖人何以推展治國平天下？必從本身的修養開始，才得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載：「所謂齊其家要先修其身的道理，乃由於世人對於自己所親愛的人，會產生偏愛；對於自己所厭惡的人，會產生偏恨；對於自己所敬畏的人，會產生偏從；對於自己所憐憫的人，會產生偏心；對於自己所輕視的人，會產生偏見。因此生活在這世界的人，喜愛一個人又能發現他的缺點，厭惡一個人又能發現他的優點，這種人自然就少見了。所以諺語有說：『世人因溺愛自己的兒女，因而看不到他的壞處；因為求功心切，經常不滿意自己的莊稼長得不夠美好。』所以說，自身沒能修好，是不能夠將家庭治理好的。」

欲修成正道，無論是誰，信仰哪一門派的宗教，當要使心性清靜，心不清靜，難以回歸本位。濟公禪師在《度世妙法經》說：「天

之道，根於誠之極也；人之道，篤以德之源也。心存善願，可以希聖希賢；性發靈光，可以成佛成仙。修身積德，鍊道參禪，金剛不壞，歷劫常存。男子之身，十六陽足，謂之純陽；女子之軀，十四陰足，謂之純陰。修有形之體，鍊無形之性；藉假吾之體，修真吾之心。此時能曉修練，成道最易最速。若不自覺，日離於道，陽自混陰，因自混陽，不能純矣。年久日深，陰氣愈盛，則陽愈滅，雖欲修練，恐難如願。故欲修大道者，應在年輕力壯，陽盛之時，以免多費工夫。」修道要及早，品德要修好，自私難逃輪迴，是以修士當要明理實修。

古哲有《治心之五帖藥方》，可治療我們的私心：

認清自己之非，即清心丹；

常懷善解之心，即順氣丹；

不受凡慾之遷，即四神丸；

拔苦予樂之懷，即佛手散；

證悟世間之苦，即逍遙散。

11 子傷顏淵死

【原文】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亡夫子悲傷　天之所喪天之所喪
夫子悲嘆如此言說　今讀此文可知當場

顏淵死時，孔夫子傷心地說：「唉！老天爺真要我的命！老天爺真要我的命！」

從人情世故來說，一般人會有「天喪予」的悲痛，必然是在人生中遇到困境，或者遭受重大的損失或傷害，一生難忘。對於聖賢君子來說，會說出如此傷心的話，必然是在行道的聖業上受到重大的打擊，就如同孔夫子一生推動忠恕仁義，以教化萬民，希望從中能找到濟世度人之聖業的傳承人，然而當他老人家七十一歲時，正要將這聖

棒交給最得意的門生顏回時，卻離他而去，這正是孔夫子說：「噫！天喪予！天喪予！」最主要的原因，因為失去了一位可以傳承他聖業的理想人才。

那到底顏回有多優秀呢？我們可以從《論語》的篇章中了解，敘述於下：

《為政篇》載：子曰：「我整天教導顏回，他從不提出質疑，好似一個愚蠢的學生。但暗中觀察他私下的言行，卻能夠發揮我所傳授的內容，顏回一點也不愚笨。」

《公冶長篇》載：孔夫子對子貢說：「你和顏回，誰的造詣比較高？」子貢回答說：「我怎能比得上顏回呢？顏回的智慧可以聞一知十，我只能聞一知二而已。」孔夫子說：「真的不如他，我贊同你不如他的說法。」又載：顏回和子路隨侍著孔夫子，夫子說：「何不談談自己的願望呢？」子路說：「我願意將自己的馬車以及所穿的皮裘，與朋友一起分享，縱使壞了也不感到遺憾。」顏回說：「我不希

望誇耀自己的優點，也不張揚自己的功勞。」子路說：「希望能聽到老師的心願。」孔夫子說：「我希望老年人能安享天年，朋友之間能以誠信相待，年少的人能得到關懷。」

《雍也篇》載：魯哀公問：「你的學生當中，誰最為好學？」孔夫子回答說：「有一位叫顏回的學生最為好學，從不把怨氣發洩在別人身上，也不犯同樣的過錯。但不幸短命死了，如今再也沒有如此好學的學生了，也不曾聽到有如此好學的人。」又孔夫子說：「顏回啊！他的意志能持續三個月不違背仁德，其餘的學生，最多只能堅持一天或一個月而已。」又說：「賢良的顏回啊！平時只以一碗飯一杯水過日子，還居住在陋巷的破屋中，一般人無法忍受如此的困境，但顏回一點也不改變其安貧樂道的態度，顏回真是賢能啊！」

《述而篇》載：孔夫子對顏淵說：「如果受到君王的任用，就能依正道行事；如果得不到君王的任用，也能夠過著隱居的生活，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得到。」

《子罕篇》載：顏回稱讚孔夫子說：「老師所傳授的大道，愈仰望愈高大，愈鑽研愈堅固，看似在前，忽然在後。老師能有次序的引導學人，以正道的文理充實我，以禮教約束我，使我學習欲罷不能。既已竭盡我的才能，好像大道高聳立在眼前，雖然想要追從，又感到無所依從。」夫子對顏淵評論說：「死得很可惜啊！我只看到他的品學一直往前進步，不曾看到他停止進步。」

《先進篇》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被列為孔門十哲中的德行科。又孔夫子說：「顏回啊！不是能幫助我的學生，對於我所說的話，沒有不喜歡的。」又載：季康子問說：「你的學生中有哪一位比較好學？」孔夫子回答說：「有一位名叫顏回的學生比較好學，但不幸短命死了，現今就沒有了。」又載：顏淵死時，孔夫子哭得很悲慟，隨侍的學生說：「老師您哭得太悲慟了！」孔夫子說：「有過於悲慟嗎？，我不為這樣的人悲慟，卻要為誰悲慟呢？」

12 子哭顏淵慟

【原文】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顏淵死時子哭之慟　夫子此舉學生感動
提醒夫子莫太悲傷　應該保護身體為重

顏淵死時，孔夫子哭得很傷心悲慟，隨侍的學生說：「老師您哭得太悲慟了！」

孔夫子晚年失去一位最得意的門生，本欲將弘揚大道的責任交付給他，卻遭遇難以想像的情況，離老師、家人及同學而去，使得夫子為傳道大業失去棟樑而悲慟不已。顏回優質的品德，受到孔夫子的肯定，也受到同學們的尊重。除了上一題所敘述的內容外，在本《先進篇》上有如下的紀錄，可作為孔夫子痛失良才的佐證。顏淵死

時，其他的同學要厚葬他，孔夫子說：「不可以。」同學們還是厚葬了他，夫子說：「顏回啊！你把我當成父親看待，我卻不能將你當成自己的兒子，使你的葬禮合乎禮制，這不是我的意見，是那些同學的主意。」又孔夫子說：「顏回的德行已經接近完美了，但生活卻非常貧窮。端木賜（子貢）不守修道的本分，卻對經商很有興趣，對於商情的預測，經常很準確。」又載：孔夫子在匡地被誤認為陽貨而被圍困，師生失散，等脫困後，顏淵最後回來。孔夫子擔心的說：「我以為你死了。」顏淵說：「老師還健在，我怎敢先死呢？」由此可見師生之情感非常濃厚。

又在《論語》其他篇章的記載，可以了解為何顏淵死，孔夫子悲慟的原因。依據《顏淵篇》記載：顏淵請問仁道，孔夫子說：「克制私慾，使言行合於禮節，就是仁。如果真有一天能做到克己復禮，天下人就稱讚你是位仁人了。實踐仁道由自己做起，難道是由他人去做嗎？」顏淵問說：「請問仁道的實踐細目？」孔夫子說：「不合乎禮

不要看，不合乎禮不要聽，不合乎禮不要說，不合乎禮不要做。」顏淵說：「我顏回雖不聰敏，一定盡力去實踐這些內容。」

《衛靈公篇》記載：顏淵請問治理國家的方法，孔夫子說：「採用夏代的曆法，乘坐殷代的木車，服用周代的禮冠，使用韶樂和武樂。要捨棄鄭國的樂曲，遠離善辯的小人，因為鄭國的樂曲淫蕩，善辯的小人危險。」顏淵一輩子沒有當過官，卻問孔夫子治國之道，顯然是為想當官的人而問，由此可見其為公為人的精神，不曾自私，行為坦蕩，品德優越，是以成就復聖之名。

《大學》載：「所以君子治理天下的方法，要從本身的品德做起，要得到人們的印證，考察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做法，而且沒有違背；行為能夠頂天立地，而且不違背正道；可質問於鬼神，而且沒有懷疑；百世以後等待聖人出現，也沒有疑惑。能質問於鬼神而沒有懷疑，這就是知道天理；百世之後等到聖人出世仍然沒有疑惑，這就是知道人性。所以君子的舉動，能成為後世人依循的正道；君子的行

為，能成為後世人的法度；君子的言語，能成為後世人的準則。在遠處可見其威望，在近處不為人所討厭。」顏回此生的作為，可稱得上君子，更成就了聖人，如此英才早逝，怎不令人傷心悲慟呢？

自古以來，凡是能以大公無私為國家社會奉獻，雖然在世沒沒無聞，不為人所知，但其君子「闇然而日章」的作為，上天定然不會忘記，必然有發光發亮之時，如同顏回一生好似沒有作為，但德澤仍能滋潤後人。古德有《十至寶》一文，可謂修士積德的參考：

給人希望一至寶　給人信心二至寶
給人精進三至寶　給人勇氣四至寶
給人溫暖五至寶　給人平安六至寶
給人鼓勵七至寶　給人提氣八至寶
給人光明九至寶　給人無限乃最好

13 夫人之為痛

【原文】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顏回一生夫子感動　在其死時萬分悲慟
此種心情孔子表達　惟有聖者身受感同

孔夫子接著說：「有太過悲慟嗎？我不為這樣的人悲慟，卻要為誰悲慟呢？」

對於人事物的感動，或許有特別興奮或悲慟的情形，一定都有原因。當遇到不關己的人事物時，大部分都是無感，如果關係到自己的利害或安危，就會認為非常重要。有如顏淵的過世，對孔夫子而言，是一個莫大的損喪，這是對傳承大道度化世人而言；對他父親而言，是喪子之痛；對同學而言，是失去同窗之痛；對於外人而言，無法體

會孔夫子喪失良才之痛，所以才會質疑孔夫子的悲慟，是否太過份了。唯有孔夫子本人才知道，失去了顏回，對他而言，是一生最大的損失，所以才會哭得那麼傷心。

孔夫子之所以會那麼悲慟，我們不妨來做一個探討。孔夫子一生以救度世人的天命在身為己任，誠如孔夫子在宋國遭遇桓魋追殺時，在《述而篇》說：「上天賦予我天性的美德，司馬桓魋又能把我怎樣呢？」又《子罕篇》載在匡地被誤為陽貨而受到包圍時，孔夫子說：「周文王已經不在世，聖王的文化就不在我身上了嗎？如果上天要毀滅這些文化，那些比我後面死亡的人，就不能受到這些文化的薰陶了。如果上天還不要毀滅此聖王的文化，那匡人又能對我如何呢？」

這就是孔夫子承擔天命的明證，正因為如此，在他年老力衰時，想要為上天找一位傳承人，也是自然之事，在此時他想要傳承的意中人顏回突然驟逝，當然是晴天霹靂而有「天喪予也」之感嘆。

孔夫子為了實踐真理大道於天下的理想，在魯國未能有機會推

行，於是周遊列國，到處尋找機會，可以說不辭辛勞奮鬥不已。在三千弟子七十二賢十哲當中，唯有顏回最能夠了解孔夫子所要傳播的大道。打從十四歲開始就跟隨在夫子身邊，聽從夫子的諄諄教誨，學習夫子的待人處事，實行夫子所傳承的大道，如此耳濡目染，雖然面對困窘的環境，也最能體會夫子的用心。於是在孔夫子的心目中，顏回就是道統的繼承人。這可以從《論語•述而篇》夫子對顏回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的話中，理解夫子將顏回視為知音同道。又在《孔子家語》中，孔夫子曾經說：「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可見夫子對於協調同學具有相當的能力，深信將來能夠團結孔門弟子一同傳夫子的道統法脈，非他莫屬。因而對於顏回的死，比對孔鯉的死還要傷心。

北宋張載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道盡了聖賢的心胸，孔夫子一生為推展真理大道而努力，這是修道士效法之處。有子在《學而篇》說：「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可見推展大道之精要，在人倫的孝道中展現出來，古聖有《孝道》一篇，可以鼓勵我們：

萬聖之門，以孝為基；
古聖賢哲，以孝為宗；
孔孟之教，以孝為本；
學佛之人，以孝為先；
千經萬典，以孝為戒。
欲存心養性修身齊家，
己立達人者以孝為始。
孝心即佛心，孝行即佛行，
此乃千古至今，亙古不變之金科玉律也。

14 門人欲厚葬

【原文】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

顏淵過世門人厚葬　孔子交代非常明朗
同學情誼違反禮制　夫子知後非常感傷

顏淵死時，同學們要厚葬他，孔夫子說：「不可以這樣。」同學們還是厚葬他。

所謂的「厚葬」，就是以隆重鋪張的方式辦理喪葬事宜。然而古代的階級制度非常嚴格，死後的祭葬都有一定的禮儀制度，不能隨便。孔夫子在《中庸》說：「周武王在晚年承受天命，得到天子之位。周公旦完成了文王與武王的德業，追封太王、王季為王，用天子

的禮儀來祭祀周朝的先祖。周公所訂定的禮儀制度，適用於諸侯、大夫，以及士和百姓。父親是大夫，兒子是士，按大夫的禮儀舉行葬禮，以士的禮儀舉行祭禮。父親是士，兒子是大夫，按士的禮儀舉行葬禮，以大夫的禮儀舉行祭禮。守一年的喪禮，適用到大夫為止。守三年的父母之喪禮，適用到天子。因為守父母親之喪禮，無論貴賤都是一樣的。」

孔夫子是一位知禮儀守禮制的君子，當然在情理方面自有其一番的考量。顏回人品的賢能，是眾所周知，為人之師又如同父子怎能不知，但無論如何，顏回仍是一介平民，夫子對於喪葬的厚薄，一概主張「稱家之有無，無過禮」，其家境又十分貧窮，不應該用富厚的葬禮，否則就是違禮，所以孔夫子說不可以，是站在禮制上說話，深恐陷自己的愛徒於不義。然而顏回的父親顏路還健在，又同學們都覺得有這麼一位賢德的同學，平時又受到老師的讚賞與同學的尊敬，因而大家討論後，共同出些錢合力厚葬顏回，以盡平生之情誼。如果以

當時顏家的經濟狀況，也只能草草埋葬了事，這對同學來說，不能讓顏回善終，心中也過意不去，且厚葬也非有罪過，當然顏路是樂觀其成。然而孔夫子又不好出面阻止，只能隨順因緣了。

聖如孔夫子對於處世的考量，總是大公無私，克守禮制才是維持天下秩序的根本，孔子認為顏回在生前已習慣於安貧樂道，其行為得以教化天下，有少許之功於後代，可稱完美的一生。今他年少先父母而去，不堪受到厚葬，否則會致使其靈不安，對他不利。可見孔夫子處事原則，皆以大道為主要，處事合天理，行事合道理。

對於古聖王制定的禮儀，是經過其聖智觀天察地順人的決定，既合天理又兼顧人情，長久實施以來得到事實的印證，絕不容許無德小人的誤解扭曲而改變，那將會給國家社會帶來莫大的災難。是以《中庸》載：「孔夫子說：『愚癡卻又喜歡自以為是，卑賤又喜歡獨斷獨行。生於現今的時代，卻違反古聖所傳下的正道，如此的行為，將會為自己招來災禍。』不是居君子之位，就不可議訂禮儀，不可以制

定法規，不可以考訂文字規範。現今天下車子的軌道要一致，語言文字要統一，倫理道德要相同。雖然高居相當的地位，卻沒有對等的德量，是不敢制定禮樂制度的；雖然具有相當的德量，如果沒有相當的地位，也是不敢制定禮樂的。」可見制定禮樂制度是多麼神聖而嚴謹的事情，怎可隨著自己的想法而做改變呢？這就是孔夫子說「不可」的原因。

平時莫以惡小而為之，莫以善小而不為。積小足以成多，是以古德有《要求自己每天做好五件事》之善文，修道士可為日常生活的座右銘：

每天給別人祝福的話一句
每天傳遞正能量善事一件
每天給家人們多關心一點
每天在工作上多盡力一份
每天給自己鼓勵好話一句

15 視予猶父也

【原文】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孔子顏回感情十足　夫子自謂視我如父
同學此舉破壞禮制　孔子於此難過悲苦

孔夫子說：「顏回啊！你把我當成父親看待，我卻不能把你當成自己的兒子來處理，使你的葬禮合乎禮制，這不是我的意見，是那些同學的主張。」

凡事都有輕重緩急，感情有親疏遠近，這是人之常情。事不關己，再大的事情，雖有同情心者會有憐憫之心，但對心情的傷感並不會比親近的家人來得傷心。但當事情發生，必須在情理上做出抉擇

時，大部分的人都會以情為考量而疏忽站在理上去衡量判斷，這是聖人與凡人，君子與小人的不同處。聖人與君子待人處事，行於中道而不偏私，這正是孔夫子在遇到情理交織時，總能依循中庸之道行事，常人在此則是感情意氣用事居多。因而對於弟子們不聽勸止而厚葬顏回，只能感嘆地說：「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我們從《論語》中找出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從此地可以發覺孔夫子提倡儒家精神的真諦，使世人能夠了解，小人的作為陷入惡性輪迴，唯有君子的行為，才能回歸正道，脫離惡性輪迴，甚至可以回歸本位。

《為政篇》孔夫子說：「君子的品德，要能以道義來團結眾人，卻不會以私利來結黨營私；小人的行為，常以私利為考量來結黨營私，卻不會以道義來團結眾人。」

《里仁篇》孔夫子說：「君子念念不忘進德修業，小人念念不忘

自己的起居和安危；君子念念不忘遵守國家的法律，小人念念不忘私利的獲得。」又說：「君子知道義理，小人只知道私利。」

《雍也篇》孔夫子勉勵子夏說：「你要成為一位有道德學養的君子儒者，不要成為一個沒有道德學養的小人儒者。」

《述而篇》孔夫子說：「君子心地純潔，自然心胸開朗；小人心地暗昧，自然心常憂患。」

《顏淵篇》孔夫子說：「君子成就他人的美德，不促成他人造惡，小人剛好相反。」

《子路篇》孔夫子說：「君子能和睦相處而不結黨營私，小人卻會結黨營私而不和睦相處。」又說：「君子容易侍奉，然而不容易取悅，如果取悅於他不以正道，是不會喜悅的；等到要用人時，依其才能而任用。小人難以侍奉，然而卻容易取悅，雖然取悅不以正道，也會喜悅；等到要用人時，卻處處要求完備。」又說：「君子的態度，安詳舒泰而不驕傲；小人的態度，驕傲而不安詳舒泰。」

《憲問篇》孔夫子說：「君子有時疏於仁德，是有這種事；但從來沒有一個小人會實行仁德。」又說：「君子向上達於仁義，小人向下達於財利。」

《衛靈公篇》孔夫子說：「君子要求自己充實才德，小人要求別人稱讚自己。」

親君子而遠小人，是修道士應學習的功課，以此來培養自己的德性。古哲有《培德》之文，以激勵我們平時的修行：

德若不培，難顯道尊；德若不培，難擔大任；

德若不培，難轉命運；德若不培，難改氣質；

德若不培，難轉法輪；德若不培，難登聖域；

德若不培，難回理庭；德若不培，隨業沉淪。

16 季路問鬼神

【原文】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子路請問敬事鬼神　如何才是真正根本
孔子回答先能事人　由此可知事鬼之門

季路（子路）請問事奉鬼神的事情，孔夫子說：「未能把人侍奉好，怎能將鬼神侍奉好呢？」

人死後為神為鬼，陽氣具足者為神，充滿陰氣為鬼，然而這些境界都是世人在世時所積德量與所造罪業所造成。人在有形世界所造下的種種因，都會成為死後無形世界的果報。然而世人越來越不相信有因果、有鬼神，所以心中毫無忌憚為所欲為，不知道造因必然得果的實況，所以不能如有智慧的菩薩畏因，等到果報現前時才怕果，但

為時已晚，不論你知不知道，或者高興與不高興，也只能接受果報而已。

因此，《中庸》記載：「孔夫子說：『鬼神的德行，可說非常盛大啊！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到，卻都體現在萬物上，使世人無法離開它。』這使天下人都以齋戒沐浴淨心，穿著莊嚴肅穆的盛裝，來參與祭祀大典，鬼神的盛德讓我們感到常在我們頭上，充滿在我們左右。《詩經・大雅・抑篇》說：『神明的降臨，是不可揣測的，怎可怠慢而不起尊敬之心呢？』從隱微到顯著，這整個過程非常真實，是如此不可掩蓋。」但能明白鬼神之盛德，善以神道設教者，也只有具有睿智的聖者，凡夫俗子智慧眼尚未開啟，怎能知道有無相生的道理，從而在其間能達到融會貫通呢？

《易經・乾卦・文言》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

類也。』」由於大人有「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的才德智慧，所以才有能力理解大自然中「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真相的奧妙。如此的聖人出現，才能將此大自然的真諦解開，分門別類善加使用，因此能做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所以對於人鬼神的境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聖人理事圓融的睿智，通天徹地知人情，因此本章在子路問侍奉鬼神之事，孔夫子意有所指的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在生稱人，死後稱鬼神，其中必然有相通的關係。

《論語・述而篇》載：子不語：怪、力、亂、神。為何孔夫子不談論鬼神之事呢？並非孔夫子不知道有鬼神，而是對於這種領域，每個人的認知不同，如果互相之間沒有共識，就會出現雞同鴨講，甚至於各說各話，互相爭論而沒有好處，所以平時在不必要的時候，就不去談論，所以在《論語・雍也篇》回答樊遲問知時說：「務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教導老百姓要能務實在做人的道義上，敬重鬼神的精神，但要遠離迷信。

修道之本在修心，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人事物時，務必做到心平氣和，才不致於迷信糊里糊塗行事，造成不可彌補的遺憾。聖人的待人處事總是依天理做事，絕對沒有個人的意識作用，因而不但考慮到有形的部分，而且還深入到無形的境界，讓有形無形兩相通，從有為下手而進入無為的領域，如此始能讓修道達於究竟，古聖有《懺悔》之文，可供我們修行之參考：

真正要懺到你良心發現，

懺到你一念不生，

懺悔淨盡性靈清，

懺到你消冤解孽，

懺到你朵災避難，

這才是真正的懺悔。

17 知生可知死

【原文】「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路再問死後之事　如何知道真正事實
夫子回答認真生活　生前無憾死後無失

季路接著問說：「冒昧請問死後的情形？」孔夫子說：「在世間的情況都未能徹知，怎能知道死後的情況呢？」

古來生死問題，可說是人人所注重的，談到生，人人都喜歡，談到死，人人都討厭。但無論喜歡或討厭，在機緣成熟時，該生就得生該死就得死，從古至今無一人可免，這是大道的大公無私，也是命運運行的自然現象，種因必然得果，既然生終必死。生死乃因果報應所產生的現象，人為何而生，是前世因所造，來到人間雖是業報使然，

其實也是給我們平反前因了結業債的機會。然而死後到底會如何？依據因果律，就看生前如何做了，因此，當子路請教孔夫子死後的情況，夫子的回答：「未知生，焉知死？」看似沒給答案，其實答案就在裡面了。《三世因果經》所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與孔夫子的答案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要知道死後的情況，生前所造的因，就是死後要受的果。

依據《太上感應篇》所記載：「以上所列一百七十項的罪過，職司的神明將按所犯罪過的大小，奪取他的壽命，壽命盡了就會死亡，如果尚有抵不夠的罪業，就由子孫承擔災殃的惡報。還有利用不正當手段逼取他人財產者，當災禍還無法抵銷時，就由其妻子家人來承擔，或者造成死喪的情形。如果不致於死喪，便有水災、火災、盜賊、遺失財物、疾病、官司、口角等惡報，其報應的損失，恰好與橫取他人錢財等值。又有冤枉濫殺人者，有如用刀兵來殺害是一樣的。奪取不義之財者，有如吃有毒的肉充飢，喝有毒的酒解渴，不但不能

得到暫時的解渴止飢，還要喪失生命。」這就是因果報應的實況，讀者能有所感而立志修行，不再荒唐行事，當要精進努力，以把握未來的時光，為死後多積一些德量，或可晉升品蓮。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人有非為之心，天無不報之理。古時報應較遲，今時報應較速。人心愈來愈惡，天理愈報愈彰。莫以文明以妄作，當以厚道而自重。天之生人，賢愚不齊，或生富貴之家，或生貧窮之門；或為高官顯爵，或為帶病殘廢。此皆因果所繫，休怨上天不慈。知足常足，心常安樂；知非改非，命定亨通。善者天理也，天理存即人慾滅；惡者人慾也，人慾生即天理微。往古來今，有善有惡者多，誰無報應；自生及死，是賢是愚不少，孰免輪迴。禍福皆由心造，莫總怨天尤人；富貧悉聽命排，盡須敦功種德。虧心之事莫作，敗德之舉莫為。修路造橋，救患難，積善之福也；濟世利人，助貧困，敦功之德也。刻薄成家，終無久享；僥倖致富，便見消亡。一念之善，天地神祇擁護；一念之惡，妖星厲鬼剋害。《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至今，均同一理。」善惡報應言之鑿鑿，當行善而止惡，不可無視於此言。

生死乃人生一大事，人身難得今已得，當要慎重其事，善用此身，在今生今世，藉假身以修真性，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不要再浪費生命，虛度此生，等到死後有知，後悔不及。往聖先賢經常在聖典上耳提面命的囑咐，唯恐我們錯過良機。今有先哲一篇《修身處事之要》文章，或能幫助我們修道：

修身以德為基，本不固綱焉能立；
處事以理為則，理不正道焉能推；
胸襟以仁為師，心不慈眾焉能化；
志向以愿為大，愿不宏志焉能偉。

18 閔子侍側

【原文】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閔子陪侍夫子身邊 顯得正直端莊和顏
冉有子貢表情和樂 子路顯得剛強威嚴

閔子騫陪侍在孔夫子身邊，態度顯得溫和而正直，子路顯得剛強威武的樣子，冉有和子貢的態度顯得和樂。

《中庸》載：「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萬事萬物萬象皆是大道的作用，只要我們靜下心來，至誠的心必然可以感應到萬法之間的因果關係。國人

的風氣可看出國運的盛衰，社會的習俗可以看出未來的吉凶，個人的習性可以看出命運的禍福。因此《繫辭傳》說：「善行不累積，就不足以成名於天下；惡行不累積，就不致於招來殺身之禍。小人短視，以為行小善沒有利益，就不肯去做；以為小惡無傷大雅，就不肯去悔改。最後到了惡貫滿盈而不能掩飾時，已經是罪大惡極而不可解救了，所以《易經‧噬嗑卦》上九爻的爻辭說：『等到罪惡重大，枷鎖上身掩沒兩耳時，那真是凶險至極了。』」

孔夫子平時善於觀察人事物，對於學生的個性非常清楚，所以能夠因其才能而施以教育。這一天，閔子騫、子路、冉有、子貢陪侍在孔夫子身邊，由於每個人的個性不同，從其平時的言行舉止就可以觀察出來，夫子就是根據平時的觀察，給予適當的教育，培養出一代的人才，足以影響當世及後世。這四位學生，也可說是孔夫子的得意門生，閔子騫是一位孝子，為了整個家庭的和諧可以犧牲個人的權益，忍受後母的虐待，在父親盛怒之下要將其休掉時給予緩頰，又能拒絕

季氏給予官位的誘惑，在魯國執政大夫要擴建府庫時給予中肯的直言，如此溫良而直爽的個性，可以從陪侍夫子「誾誾如也」的態度中表現出來，所謂的「誾誾」，讀銀銀，是態度適中而敢於直言，這就是他平時的為人，所以夫子對他的評論：「這個人平時不太說話，但只要一開口說話，便能切中問題的癥結。」

此時子路所表現的態度，是「行行如也」。所謂的「行行」，讀沆沆，是剛強不屈的樣子，這是子路很明顯的特性，讓人覺得他是一個倨傲不馴的人，在《論語》的篇章中，有述及他許多相關的作為，我們在下題來專論，所以令孔夫子對他的行為特別擔心，而有「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的讖言，不幸而言中，讓夫子在晚年傷心不已。

冉有、子貢的態度「侃侃如也」。所謂的「侃侃」，就是和諧快樂的樣子。有關於冉有，本名冉求，字子有，與冉伯牛、冉仲弓是同族人。冉求多才多藝，個性謙遜，長於政事，列於孔門十哲的「政事科」。在《論語‧公冶長篇》孔夫子在回答孟武伯時說：「冉求可

以讓他治理千戶人家的縣邑，或擁有百輛兵車的卿大夫家。」在《雍也篇》孔夫子回答季康子時說：「冉求多才多藝，對於從政有何困難呢？」有關子貢，本名端木賜，是孔夫子學生當中，經濟能力最雄厚，善於經商及外交，口才甚佳，為孔夫子成功周遊列國的重要人物，有人說孔夫子能夠完成周遊列國，子貢是最大的功臣。他們都是孔夫子的得意門生。

待人處事以和為貴，爭論只能給互相帶來衝突與隔閡，夫子的「忠恕」之道，可促進互相間的和諧。古德有《跟誰爭，爭贏都是輸》之文，可為參考：

跟顧客爭，你贏了，顧客走了；跟同事爭，你贏了，團隊散了；

跟老闆爭，你贏了，平台懸了；跟家人爭，你贏了，親情沒了；

跟朋友爭，你贏了，朋友少了。

不如跟自己爭，把自己做大做強，自己才是真正贏家。

19 不得其死然

【原文】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子在此學生侍側　氛圍特好夫子快樂
感嘆子路不得其死　因其恃強恐遭不測

孔夫子此時感到十分快樂。不過卻告誡子路說：「像仲由（子路）如此剛強好勇，恐怕不能善終。」

我們可以從《論語》許多篇章中看出子路好強愛現而直爽的個性，正因為他直爽敢言勇於改過，讓夫子非常重視他；也因為他的勇敢而魯莽，不知進退，令夫子為他擔心，因而對他下了斷言：「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果不其然，後來子路在衛國從政時，死於孔悝（讀窺）之難。事情必有前因後果，夫子之所以對子路下此斷言，就

是平時觀察他的言行舉止所做的判斷，茲列幾則事例以為佐證，並可為我們行事的參考：

《公冶長篇》孔夫子說：「如果大道難以推行，不如乘筏漂流於海上，能夠跟隨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子路）了吧！」子路聽了非常高興。孔夫子說：「仲由啊！崇尚勇氣的精神超過我，可是其他就無所取材了。」又子路在與顏淵陪侍夫子說出願望時說：「我願意將自己的車馬，所穿的皮裘，與朋友共同分享，縱使壞了也不感到遺憾。」

《雍也篇》孔夫子回答季康子「仲由可使從政也與」時說：「仲由行事果斷，對於處理政事有何困難。」又載：孔夫子與衛靈公的夫人南子見面，子路不高興，孔夫子發誓說：「我的行為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上天會厭棄我的！上天會厭棄我的！」

《述而篇》載：孔夫子罹患重病，子路請求為他祈禱，夫子說：「有這樣的事情嗎？」子路回答說：「有的。在向鬼神的祈禱《誄》文上說：『為你向天地的神明祈禱。』」孔夫子說：「我早就祈禱過

了。」

《子罕篇》載：孔夫子在病危的時候，子路派同學權當治喪的家臣。當病情稍有好轉，孔夫子說：「太過分了！仲由的造假行為，我沒有家臣，卻為我設立家臣，我要欺騙誰呢？要欺騙上天嗎？況且要我死在家臣之手，僭越了禮制，不如死在學生的手中，以喪師之禮舉辦。而且我縱使不能以大夫之禮制埋葬，也不至於死於路旁而無人埋葬吧？」又載：孔夫子說：「穿著破舊衣袍，與穿著皮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恥的，大概只有子路吧！這就是《詩經・邶風・雄雉篇》所載：『不嫉妒不貪求，怎會不好呢？』」子路將這詩句經常拿出來背誦。孔夫子說：「這只是做人的道理而已，怎能算是好呢？」

《先進篇》載：子路推薦子羔擔任費邑的邑宰，孔夫子說：「你會傷害到這年輕的子羔。」子路說：「此地有百姓、有社稷，可供他實地學習，為何一定要讀書才算是學習呢？」孔夫子說：「由於此事，讓我討厭強詞奪理的人。」又載：有一次子路與同學陪侍孔夫

子，夫子請大家發表願望，子路輕率回答說：「如果一個擁有千乘的國家，夾在大國之間，經常遭到侵犯，又遇上飢荒，要是讓我去治理，只要三年的時間，就可以使百姓勇武善戰，而且深明大義。」

《顏淵篇》載：孔夫子說：「能夠以片面之言就可以決斷訴訟的人，恐怕只有仲由了吧！」子路對於承諾的事情，一定馬上付諸實行，從不拖延。

《子路篇》載：子路問：「衛君等待老師幫他治理國政，老師要從何處著手呢？」孔夫子說：「必定從正名開始。」子路說：「有這樣的事情嗎？老師未免太不切合實際了，何必要正名呢？」夫子說：「仲由啊！你真是太魯莽了，君子對於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就不要發表意見。（中略）君子對於自己所說的話，是不可以輕率隨便的。」

20 魯人為長府

【原文】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 魯國大臣改建府庫　閔子騫說必須審度
> 若能依舊適度整修　重在實用浪費可除

魯國的執政大臣要改建舊府庫，閔子騫說：「只要按照舊規格修建一下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改建呢？」

國事繁瑣，必須簡化，人民才得以安定，因而治國者當以身作則，崇尚節儉，愛惜民力，才是穩定國家基礎，長治久安之道。自古來聖王治國無不是如此，是以孔夫子在推展治國的理念上，要以正道，在《論語‧顏淵篇》記載：季康子向孔夫子請問政事，夫子回答

說：「所謂的『政』，就是端正之道的意思。先生能率先行正道，有誰敢不行正道呢？」如果執政者本身奢華，不惜民力，上行下效必然亂政，所以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特別讚歎禹帝說：「對於夏朝的禹帝，我不能有所指謫了。其平時的飲食非常粗淡，然而對於孝敬祖先祭祀鬼神的祭品，卻非常豐盛；平時所穿的衣服十分粗劣，然而上朝的衣冠卻十分華美；平時所居住的房屋很簡陋，然而對於整治水利工程卻很盡力。對於夏朝的禹帝，我真的不能有所指謫了。」相對的對於奢侈揮霍無度的執政者，是持著反對的態度。在此藉著對閔子騫行為的肯定，來表達其對政治的態度。

宋朝司馬光在《訓儉示康》說：「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明朝周怡在《勉諭兒輩》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飲食衣服，若思得之艱難，不敢輕易費用。酒肉一餐，可辦粗飯幾日；紗絹一匹，可辦粗衣幾件。不饞不寒足矣，何必圖好吃好

著？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則子子孫孫常享溫飽矣。」一人間無常瞬息萬變，命運左右造化弄人，治國治家同一道理，切莫有得意忘形，自古以來盛極則衰，泰極否來，自然之道。是以有智慧之人常以此提醒自己，才得以立於不敗之地，閔子騫的作為，受到夫子的讚賞，正是因此。

自古以來富貴之家常出浪蕩子，因從小家境富裕，任其揮霍而不知教以節儉之道；國家強盛，不知節儉，大興土木，窮兵黷武，耗損國家元氣，鮮少不敗者。歷史的殷鑑，歷歷在目，治國持家者當時時刻刻警惕自己，不可奢侈浪費，當持有度的節儉。國家強盛必有忠臣護持，家庭興旺必有賢妻持家。黎山老母在《塵世苦海經》說：「婦女治家有五則焉：勤儉乃治家之本，和順乃齊家之源，謹慎乃理家之道，女工乃助家之德，孝敬乃傳家之寶。此五則，婦道缺一不可也。」一治家猶治國，婦道如臣道，如果能相互發明，自可安家安國。

一切萬法的指導者是人，而人的一切作為，其實是心的作用，

因此說「萬法唯心」，千經萬典無不在說心，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心不清明，觀念不正確，言行舉止自然產生偏差。因此自古以來聖哲教化世人，無不從心的淨化說起。古佛有一篇《心得》的美文，足以提供我們平時生活的參考：

心如日月無私者，賜予吉祥；
心存感恩報恩者，賜予如意；
心懷忠孝仁義者，賜予平安；
心發慈願濟世者，賜予順利；
心常清靜闊達者，賜予靈慧；
心有博愛寬容者，賜予福瑞；
心性天理慧命者，賜予聖任；
心抱開荒闡道者，賜予令旗；
心志奉獻道場者，賜予恆輝；
心能圓滿莊嚴者，賜予金蓮。

21 夫人言必中

【原文】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 孔夫子稱讚閔子騫　此人平時甚少語言
> 對於事情觀察入微　話一出口令人驚豔

孔夫子對此事評論說：「這閔子騫不開口便罷，一開口所說的話都很合理。」

閔子騫對於魯國大臣要改建長府，有他獨特的看法。因他知道這些大臣提議改建，大多私利著想，才要去動工，其實沒有這個必要。那只會勞民傷財違反了君王「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的原則。閔子騫被列為德行科，除了能盡孝悌的人倫之道外，對於愛家愛國的精神，在其言行舉止之間表露無遺。有機會為官參與政事，以國泰民安為考量，從不

在私人的利益著眼，由於沒有私心，所以敢於直言，雖然平時不多言，只要開口說話，言必有中，可說是「一言必中，千言無用」。

我們再來探討為何閔子騫會如此建議呢？原來文中所說的魯人，是指魯國公族的季孫氏三家。依據《左傳》記載，當時魯昭公曾居長府，藉財貨聚結人心，以攻打季孫氏，三家驅逐魯昭公。在魯昭公死後，三家想要改建長府，是怕當時魯國百姓看到長府而想起魯昭公，為了消除百姓對他的懷念，所以積極想要改建。閔子騫當時認為長府應該沿襲舊慣，是為了要發揚微言大義，提醒三桓應當要守君臣的舊慣，與孔夫子的理念相近，所以讚賞他講話得體而且深明大義。

由於當時的世道衰微，有志救世者如孔夫子及其一些學生，無不為整頓社會秩序而努力。所以孟夫子在《滕文公下篇》說：「當時的世道衰微，荒謬的學說和暴亂的行為出現於人間，有臣子殺死其君王，有兒子殺死其父親。孔夫子為此而憂慮，於是撰寫《春秋》。」又說：「楊朱、墨翟的學說不消滅，孔夫子的學說不能發揚，致使荒謬的學說欺騙

百姓，堵塞了仁義的通道。仁義的道路被堵塞，就如同帶領禽獸吃人一樣可怕。人們將互相殘殺，我為此感到憂慮，因此而捍衛古代聖人的學說，以抵制楊墨的邪說，駁斥誇大不實的謬論，使發表邪說的人起不了作用。謬論從心中產生，卻會妨害行動，妨害行動，就會禍害政治。如果聖人再起，也不會改變我所說的話。從前禹帝平息洪水，使得天下太平；周公兼併夷狄驅趕猛獸，使百姓得到安寧；孔夫子完成了《春秋》，那些亂臣賊子都感到害怕。」是以正義之士，人人都以人心能淨化，社會能安定，國家能太平為己任，因此能在適當的機會伸張正義，這是孔夫子稱讚閔子騫的原因。

聖佛都有悲天憫人之心，仁人志士都有安定社會之願，誠如宋朝范仲淹所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此精神乃天下有志行道之修道士所共識，因而平時要多研讀古聖先哲的典籍，深入探討其精神，並加以學習且在生活中實踐。因而平時要能具備濟世的能力，古佛有《培養好習慣》一文，有助於修道濟世：

培養感恩好習慣，改變心態轉危為安；
培養知足好習慣，富而無驕貧而無諂；
培養懺悔好習慣，知恥近勇至誠感天；
培養反省好習慣，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培養讚美好習慣，隱惡揚善悅色和顏；
培養寬容好習慣，大肚能容海納百川；
培養謙卑好習慣，謙尊而光品行正端；
培養放下好習慣，過往不諫珍惜眼前；
培養布施好習慣，積善餘慶福德無邊；
培養精進好習慣，人一己百人十己千；
培養持戒好習慣，修身養性律己森嚴；
培養禪定好習慣，常應常靜塵土不沾；
培養覺察好習慣，克念作聖救弊補偏；
培養學道好習慣，聞道不捨效聖法賢；
培養修道好習慣，明心見性達本還源。

22 門人不敬由

【原文】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

孔子評論子路彈瑟　音調粗陋不能調和
怎能稱為孔門弟子　同學不敬子路奈何

孔夫子說：「仲由彈瑟的音調如此粗陋，怎可稱為我孔丘的學生呢？」因此其他的同學看不起子路。

俗語說：「名師出高徒。」說明了高明的老師一定可以教出技藝高強的徒弟。由於孔夫子的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歷史上才有三千弟子的盛況，並有四科十哲七十二賢的成就，這是所謂的嚴師出高徒。

仲由是孔夫子的得意門生，十哲之一，由於他的個性好勇喜鬥，習氣難改，連在彈琴中都帶有一種殺伐之氣，無法呈現鼓瑟的中和協調美

妙之聲音，與孔夫子所倡導的中庸之道，似乎不搭嘎，於是很不以為然的對同學們說：「仲由這種的彈奏瑟器，一點也不像在我孔門學習的弟子。」這當然是對子路彈奏瑟器的批評與教導，同時也在告誡弟子，從所彈的樂器，就可以了解一個人的心境，在我所教導的學生，應該要改掉不好的習氣，如子路所彈出來的瑟音，還那麼粗厲剛猛，顯然還要再繼續努力學習，更加進步才是。

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不必憂患得不到職位，該憂患的是否有能力立足於職位上；不必憂患沒有人知道自己，只要要求充實自己，他人自然會知道。」學習是自己的事情，不必要看別人的臉色，只要自己能夠專心學習，總有功成名就之時，到那時也不必在乎別人如何說了，不然就會如夫子批評子路，同學也不分青紅皂白，就對他起不尊敬之心。唐朝韓愈在《師說》一文中說：「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讀談）子、萇弘、師襄、老聃（讀丹）。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

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此而已。」當能一門深入徹悟徹通時，必然會聞達於世，自有人會來相訪拜師學習。在還沒學成的階段，會碰到許多不如意不中聽的語言或批評，乃是正常之事，只要我們虛心學習，必然可以成為有益國家社會的棟樑。

任何學問都必須跟著老師專精學習，才會有成就的一天，尤其是在學習修身養性找回自己的本性上更是如此。《三字經》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為人子，方少時；親師友，學禮儀。」可見從小正確的學習，可以奠定好未來的基礎，將來才能有一番的作為，為國為民服務。

孔夫子在《大學》中，皆在教導我們真誠學習的方法：「想要努力做到真誠，先要選定美好的目標，再百折不回的去學習，其步驟就

是：廣泛的學習，詳細的詢問，周密的思考，明確的辨別，切實的實行。學習不學便罷，學無所成絕不罷休；問事不問便罷，問不清楚絕不罷休；想事不想便罷，想不通絕不罷休；分辨不辨便罷，分辨沒能明確絕不罷休；做事不做便罷，做了沒有成就絕不罷休。別人用一分的努力就能做到，我必須用百分的努力去做；別人用十分的努力就能做到，我必須用千分的努力去做。如果能做到這等地步，雖然愚笨也一定能夠聰明起來，雖然柔弱也一定能夠堅強起來。」

勤可以補拙，自古以來皆是如此。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乃是天方夜譚，一切要靠自己努力，古德有言：

會行善，所遇之人多良善；

會積德，以身作則乃大德；

會自愛，鬼神護佑人敬愛；

會感恩，時時刻刻承天恩。

23 由也升堂矣

【原文】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孔子緩頰由已升堂　關於入室尚未明朗
同門友誼互相扶持　相輔相成莫互中傷

孔夫子接著說：「仲由彈瑟的程度已到達相當地步，好比已經進入大堂，只是還沒到達內室而已。」

劉向在《說苑‧修文》說：「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因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也。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

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讀腳）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無不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

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孔夫子向冉有說明聲樂的道理，並指出子路所犯的錯誤，當冉有轉告子路時，誠心接受並加以改善。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因而藉機鼓勵子路，且教導其他的同學，希望在此事件中，自我檢討改善，以求更為精進。所謂「堂」者，大廳也，意味著學識廣博；所謂「室」，

起居之所，意味著學識的精妙。猶如「百尺竿頭」，堂也；「更進一步」，室也。為學之道，不能只止於博而不精，必須要精益求精，才得以登堂入室，猶如修行，不可只知道，還要能做到，並且還要能究竟。孔夫子在《中庸》回答子路問「強」時說：「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暴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由此可見南方為生機，北方為息機，是以星宿中南斗主生，北斗主死。

由此章所述，孔夫子聽到子路彈瑟，從中聽出了子路的心境，雖然夫子不斷地在日常生活中耳提面命，子路也是敢於承認錯誤而立即改善，最終還是死於非命。我們既無子路之賢，又無緣遇到如孔夫子之聖教，如若不加倍努力，如何清除心物，消除累世的罪業以保有清境之心性，回歸無極大道的本源呢？因此黎山老母在《明燈真

經》教導我們說：「欲求還源返本，必鍊性命之學。修道之士，欲修性命，不可執於命，亦不可執於性，當知性命雙修，方得八法之門，養五炁以調元，鍊三寶以復始，脫離生死之門而歸虛空之境，不歸仙道亦可永生也。道鍊先天悟妙玄，雙修性命貴心專；欲求不死長生訣，朝夕參禪志要堅。參禪之道，陰陽造化之理也，修鍊得法，證佛成仙，盲修瞎鍊，亦能致命。參禪靜坐工夫，必須內外雙修，樂善以修外功，參禪而鍊內果。善不修，業障難消；禪不參，道果難成。先從外功立，而後內果成。若無外功，道基不全，內果皆賴外功，相輔助而成也。樂善貴在能耐，耐而能久；參禪貴在能勤，勤而能堅。參禪之道，最要寡慾；靜神靜坐之功，不外存誠棄妄。朝夕修持，抱元守一，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修道參禪以淨心，還能做到「不爭就是慈悲，不辯就是智慧；不聞就是清淨，不看就是自在；不貪就是佈施，斷惡就是行善。」的境界，則修道可漸漸成就。

24 師與商孰賢

【原文】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貢請問師商孰賢　顓孫子張性過而兼
卜商子夏個性不及　兩者特質各有所偏

子貢問說：「顓孫師（子張）與卜商（子夏），誰比較賢能？」

孔夫子說：「子張過頭了一些，子夏不及了一些。」

子貢、子張、子夏，都是孔夫子的學生，從《論語》所記載的內容來看，同學在互相學習當中，難免都會互相談論，互相比較，互相切磋琢磨，如果能用在正面方面的學習，互補不足，以求更上一層樓，那是非常好的學習態度，如果只是好強爭勝，譏笑鄙視劣者，自

以為高人一等而恃才傲物，造成同學之間的矛盾，那就是很要不得的事情。相信每個人都有累世所遺留下來的習氣，有幸為人，當要善用此生，好好將自己不良的習性，借著修道修心以淨化，才得以回歸本位，這才是學習之道。我們借著子貢請教孔夫子，有關子張與子夏的賢能評比，拿來反省自己，善者加以學習，不善者加以改善，不要只把它當作學識文章來學習而已，那就太可惜了。這裡正是告訴我們，儒家所發揚的中華傳統文化，以「中庸之道」最為可貴。

中庸之道是本性中原本人人都具有，只因來到人間日久，每個人的嗜好偏向不同，沾染了不同習氣而偏離了正道。沭聖子思稟承儒家精神，發揚光大以挽回偏離正道的人心，因而寫下《中庸》之書，其開宗明義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當偏離了中庸正道，就必須要修正，修正之前，要先知道中庸的標準，否則無法修正，說不定愈修愈偏。

孔夫子的因材施教，還是以中庸之道為準則，過者減之，不及者加之。有如《論語・先進篇》所載：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進退之道以合乎中庸之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宋朝朱熹對此的解說：「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苛難，故常過於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都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孔子教育學生要行中庸之道，認為過度與不及同樣是不好。所以在此夫子的評論是「師也過，商也不及」，是以無法進入「從容中道」的聖人境界。

修道人必須心口如一，說到還要能做到，如此才是名副其實的修道士。濟公活佛說：「不明理，焉修道？」明了理，還要在生活中落實，言行皆能合乎中庸，達到真解脫，才是真修道。古聖有《真心修道》一文，可以讓我們契入真修的領域：

現今修道人，講道不修道，言行不合道，著相忘內觀，

佛規顛倒顛，虛圖作表面，渡人不成全。

修道要以什麼為主？修道就是要以修心辦道為主。

什麼事誤不得？性命事，誤不得。

什麼路走不得？後悔路，走不得。

什麼虧吃不得？口過虧，吃不得。

什麼話說不得？考人話，說不得。

什麼事皆能忘，愿立事，不能忘。

25 然則師愈與

【原文】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子貢再問師比商強　夫子回答各有其樣
過強不及都有所偏　偏離正道各自培養

子貢接著又問說：「那麼子張的能力是否勝於子夏呢？」孔夫子分析說：「過頭與不及，都是有失中道。」

人人本具一顆至善的心性，這心性中蘊藏著至正至公的中庸大道，只因習性覆蓋智慧不顯，致使不明真理，私心作祟，妄加評斷議論，互相攻訐，八識田中從此種下輪迴種子，成為累世沒完沒了的牽纏，想要回歸本性，比登天還難。是以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辦道盡心。」修道修心是修行的指標，辦道盡心是實際的實踐，知道還

要能做到，明理還要能實修，才有回歸無極理天本位的機會。在學習的過程中，剛開始難免有比較，讓自己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這才是修行的正道，絕對不可見賢而生嫉妒心，見不賢而起輕視心，如此將會敗壞德行，於己於人都是不利。

世人來到人間，是來磨練的，看清大道的本質，我們目前所擁有的心性，因受到累劫塵污的覆蓋，與真理大道愈行愈遠，如今覺醒，當要明白目前自己所沾染的習性，與大道所稟賦的本性，到底差距有多少，借著修持大道，去其本無而保其本有，才能回歸本位。我們從《論語．子張篇》記載：子夏的學生向子張請問交友之道，子張說：「你的老師子夏是怎麼說的？」子夏的學生回答說：「我的老師子夏說：『可以的就與他交友，不可以的就拒絕與他來往。』」子張說：「和我所聽到的不同：『君子固然要尊重賢能的人，還要能容納眾人；讚美有善德的人，還要憐憫那些沒有才能的人。』我是一個大賢能的人嗎？對於他人有何不能容受的呢？如果我是一個不賢能的人，

他人將拒絕與我交往，我如何能拒絕與他人交往呢？」由此可見子夏與子張的個性與處事態度，子張過之，子夏不及，皆不合中道，是以孔夫子說：「過猶不及。」

《佛說四十二章經》第三十四章載：「沙門夜誦《迦葉佛遺教經》，其聲悲緊，思悔欲退。佛問之曰：『昔汝在家，曾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曰：『弦緩如何？』對曰：『不鳴矣！』『弦急如何？』對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對曰：『諸音普矣！』佛言：『沙門學道亦然，心若調適，道可得矣。於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惱，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道不失矣。』」此章顯然告訴我們修道的方法，必須要善於調理身心，不可過緩或過急，有失中道，必然難以修成正道。

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七章說：「天道的運作，就好像拉弓箭一樣，弓拉太高，就壓低一些；弓太低了，就舉高一些。拉得過滿，就放鬆一些；拉得不足，就增多一些。天道的運作，是減少多餘的，

來彌補不足的。世道的運作就不是如此了，是減少不足的，來奉獻給多餘的。那麼有誰能夠將自己多餘的，來奉獻給天下間需要的人呢？唯有得道明理的人才能夠做得到。所以聖人雖然有所作為，卻不佔為己有；雖然有所成就，卻不居其功勞；因已清靜無為，所以不想表現自己的賢能。」

在一生中的經歷，我們可參考古德《人生最大的》一文，並加以善用，自可幫助我們修成正道：

人生最大的煩惱是慾望
人生最大的無明是怨尤
人生最大的憂慮是生死
人生最大的過失是侵犯
人生最大的困擾是是非
人生最大的美德是慈悲

26 聚斂而附益

【原文】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季氏還比周公富有　為其搜刮財者冉求
冉求正任季氏家臣　增其財富仍不止休

季氏比周公還富有，然而冉求卻當他的家臣，幫他搜刮民財，以增加他的財富。

這裡的季氏是指季康子，乃是當時魯國的執政大臣，周公是魯國的始祖，曾經輔佐周武王伐商紂而建立周朝，並在周成王年幼時代為執政，等其成年後還政於成王，於是將魯地封於他。季氏乃長期掌握國家的政權，專政聚斂，將國家的財賦都歸於私有，因而其財產比周公所封的魯國還富有，所以說「季氏富於周公」。當時冉求擔任季氏

的家臣，幫助季氏搜刮民脂民膏，使得季氏的財富更為富有，是以說「冉求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當時孔夫子有教無類以及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針，造就了不少人才，成為當時諸侯爭相任用的優秀對象。孔夫子栽培人才的原意，是期待弟子在為各國國君效勞時，能夠為國家為百姓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當時冉求受到季氏的信任與重用，就應該秉承孔夫子的教育理念，誘導季康子忠君愛國，奉公守法，把土地、人民、財賦還給國家，勸諫季氏改變貪財的私心，使國家富強起來，君王能夠展現治國的威望，如此才是正道。然而冉求不但無法匡救時政的弊病，而且失卻孔夫子平日教導的心意，更為季氏聚斂財富，使他更為富有，所以夫子非常的氣憤。

魯國的三桓曾於西元前562年，將魯國公室國君直轄的土地和附屬於土地上的奴隸瓜分，季氏分得三分之一。又於西元前537年，三桓第二次瓜分魯國公室，季氏分得四分之二，季氏當時推動新的政治

和經濟措施，所以很快的富有起來，此時冉求更是其中的重要成員之一，冉求不但沒有盡到人臣諫正的責任，更違反了為政以德，以民為本的思想，讓孔夫子痛心疾首。為人臣當要知道「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事」的道理，一旦發覺所事非主，將會助紂為虐，後果不堪設想，但冉求違反了這個當官的原則，讓孔夫子更是怒不可遏。

《論語・季氏篇》載：季氏將要攻伐顓臾，冉有和子路去見孔子說：「季氏將要攻打顓臾。」孔夫子說：「冉求啊！這不就是你的過失了嗎？從前周代先王封為東蒙山的祭主，且在魯國境內，是國家的重臣，為何要去攻打呢？」冉有說：「這是季康子的決定，我們兩人都不願意。」孔夫子說：「古史官周任說：『做臣子能盡職就留任，不能盡職就要離去。』國家有危險而不能挽救，顛撲而不能扶助，那何必要這些臣子來輔助呢？而且你所說的話不合理，兕虎野牛跑出柵欄，神龜玉器在木櫝中損害，那是誰的過失呢？」冉有說：「如今顓臾靠近費邑，如果不攻取，將來必成子孫的禍患。」夫子說：「冉求

啊！君子最討厭的是心中想要，卻不敢明說，而且還要編造美言來掩飾。我曾經聽說過，有國家的人，不憂患太少而是憂患不平均，不憂患貧窮而是憂患不安定。能平均就不貧窮，能和順就不會寡少，能安定就不會傾倒。能做到如此，如果遠方還不來歸順，就要修好文教德業，使其前來歸順。既然前來歸順，就要讓他們能安定。如今仲由和冉求輔助季夫子，遠方的人不來服從歸順，卻把國家弄得四分五裂而不能固守，還要在國內發動戰爭。如今我引以為憂的，季氏的憂患不是在顓臾，而是在自己的內部。」冉有的作為讓孔子不放心。

待人處事，也是修行的功夫，心修好處事自然正確，古德有《修心》之文可為參酌：

以慈悲心救渡眾生　以真誠心待人謙恭　以活潑心處事圓融
以希望心迎向光明　以積極心闡道學聖　以謙和心涵養德性
以寬廣心一切包容　以感恩心抱道奉行　以精進心道學實充
以喜捨心大愛廣送　以堅定心為道勇衝　以團結心道務展宏

27 小子鳴鼓攻

【原文】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夫子批判不似我徒　同學可以攻之鳴鼓
平時教育並非如此　此種行為儒門有辱

孔夫子知道這情形後說：「這不像我的學生應有的作為，同學們可以前去聲討他的罪狀。」

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講究人情的社會，從某個角度來看，顯現十足的人情味，但也因為十足的人情味，成了感情用事而讓人心不平靜，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我們從春秋戰國時期來觀看，外戚和宦官所演變的結黨營私，使得國家元氣大傷，最後不得不改朝換代，造成戰爭而民不聊生。因此，執政者身不修心不正，將直接影響執政的品

質，國將不治，天下當然不能太平，是以《大學》說：「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乃是因為世人對於自己所親愛的人，會產生偏愛；對於自己所厭惡的人，會產生偏恨；對於自己所敬畏的人，會產生偏從；對於自己所憐憫的人，會產生偏心；對於自己所輕視的人，會產生偏見。因此世人能夠喜愛人又能發現缺點，對於厭惡的人又能發現他的優點，這種人就自然少見了。所以諺語說：『世人因溺愛自己的兒女，因而看不到他的壞處。因為求好心切，經常不滿意自己的莊稼長得美好。』所以說身不修難以齊其家。」唯有聖如孔夫子，才能對人情世故觀察深入而不為世情所左右，對於如冉有這樣的學生，在任職季氏家臣，卻違背他的教導，忘了儒家一貫的民本政治主張，幫助季氏聚斂財富，剝奪百姓的權益，這種為虎作倀的惡劣行為，為孔夫子所不齒。

孔夫子之所以能成為聖人，就是其做事能如天地的大公無私，不因愛徒的錯誤而姑息袒護，而且還嚴厲指出他違背平時對他的教導，

並痛心疾首指出他的錯誤，要所有的學生去聲討他。這體現了孔夫子的行事以遵循大道為重，不徇私枉法，不論遠近親疏，都是一視同仁，違背大道的理路就是錯誤。

根據《春秋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季氏想要增加財富，請冉有前去請教孔夫子的意見，夫子說「不懂」，如此再三推辭，最後季氏前去請教孔夫子說：「您是國寶級的人物，好歹也給我一些意見。」夫子仍是不回答，只在私下跟冉有說：「君子的行為要考慮到是否合禮，要給就要大方地給，有事就要考慮周到，謹守中道，收繳賦稅就要儘量少。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有足夠的資源過日子了。如果不以禮衡量而貪得無厭，就是算扣繳再多的賦稅，也是不夠用的。如果要參考禮制，周公制定的辦法還在，只要照著做就行了。如果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問我又有何用呢？」結果季氏還是我行我素，不聽孔夫子的建議，而且冉有還為其操刀做出違反禮制的事情，才會引起孔夫子的憤怒。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事情做得好，自己本身的條件要具備，古聖有《記得要》的勵志之文一篇，可以幫助我們具足美好的條件：

記得要真愛自己，記得要體諒別人，記得要珍惜擁有，記得要保持微笑，記得要喜歡做事，記得要快樂過日子，記得要時時存之，求知精進的好心態，記得生氣時，緩一緩，克制心火。不讓不該說的話說出，不該做的事犯下。記得要讓阻礙困擾你的人，慈悲喜捨；記得要不比較；記得要心胸寬大；記得，要記得，不是有錢一定好；記得修道人，品行一定要好，德行一定要培，志節一定要高，錯誤一定要改；記得，人生平安，乃是最大的福報；記得，自己從天來的愿力；記得，自己在佛前呈現的初發心；記得記得，記得自己是上天一天使；沒有權利沮喪，沒有理由困擾；時時保持一顆清明潔淨的心，必定不含糊，自然識得通。

28 柴參與師由

【原文】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高柴資質可謂愚昧　曾參資質魯鈍稱配
子張個性尚是偏激　子路個性魯莽之輩

高柴的資質愚昧，曾參的資質魯鈍，子張（顓孫師）的個性偏激，子路（仲由）的個性魯莽。這是孔夫子對於高柴、曾參、子張、子路四個門生個性的評論。喭，讀驗，魯莽的意思。

高柴，姓高名柴，字子羔，也稱季羔，西元前521年生於衛國，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三十歲，其身體矮小，不滿五尺，狀貌醜陋，才智不足，但頗有行政能力。《朱子集注》對「柴也愚」的說明：「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是說高柴的為人有些呆板，智慧有

時候不是很足夠，反應比較遲緩，卻很厚道。又載：「《家語》記其：『足不履影，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孔子家語》記載：高柴不曾踐踏他人的影子，以表示對人的恭敬；不殺害春天剛甦醒的蟲子，以表其仁愛之心；不折損正在成長的枝葉，以表其敬重生命。在守喪的三年期間，常對父母發自內心的哀傷，不曾露齒笑過，可見其孝心。有災難危險的地方不去，可見其明哲保身；做事情能夠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做人老成持重，很守規矩，也不亂發脾氣，所以說「柴也愚」。

曾參，姓曾名參，字子輿，西元前505年生於魯國，與父親曾點同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四十六歲，其個性內向，克盡孝道，著有《孝經》流傳於世。其個性比較遲鈍而不敏捷，但卻做事非常用功勤懇，很有恆心，所以在《論語‧學而篇》自述說：「我每天都很勤奮反省三件事情：替人經辦事情是否盡心盡力呢？與朋友交往是否有失

信之處呢？對於師長的傳授是否有不盡心複習呢？」又《論語‧里仁篇》記載：孔夫子說：「曾參啊！我所傳授的真理大道，可以用一貫的原理來貫通。」曾子說：「是的，我知道。」夫子離開後，其他的同學問說：「這是什麼意思呢？」曾子說：「老師所說的道理，就是『忠恕』而已啊！」由於曾子平時的努力，貫通夫子所傳的大道，所以獲得傳承，這正是其魯直的個性，堅持原則努力所得。

子張，姓顓孫名師，字子張，西元前503年生於陳國，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四十八歲，其氣度寬宏，由於心志過高而流於一偏，有所偏頗而不合於中道，所以說「師也辟」，由於自恃較高，才智過人，辯才無礙，難免說話有失中道而缺乏誠信，已習慣於言行舉止的外表修飾，內心就容易失去誠信。所以孔夫子評論他太過，而子夏卻不及，過與不及都偏離正道，都有其改善之處。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西元前542年生於魯國，出生貧賤，為孔夫子學生中年紀較大的，少夫子九歲，個性耿直好勇，

事親至孝。「由也喭」是在形容子路的個性剛強，言行粗俗不講究形象，也就是個性豪爽，不修邊幅，也可以說比較率真耿直，因而在公眾的場合經常搶先出風頭。

每個人都帶著累世的習氣來到人間，最可貴的是能夠遇到明師，親近賢者，通過教育的作用，不斷的提醒自己，改善自己的缺失，能夠做到見賢思齊，見不善而自我反省，如此才得以在人間改變命運，最重要的借著人身修行，以找回真本性，乃是最有意義的事情。有如孔夫子的教化，以因材施教而造就許多人才。

古聖有一篇《幸福》之文，可作修學參究：

能捨得乃幸福，何須佔有；能寬恕乃幸福，何須瞋恚；
能慈悲乃幸福，何須對待；能付出乃幸福，何須爭功；
能感恩乃幸福，何須抱怨；能知足乃幸福，何須執著；
能放下乃幸福，何須計較；能惜福乃幸福，何須權利。

29 回也其庶乎

【原文】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顏回德行近於完美　生活窮困考驗具備
子貢經商有其專長　經營方略令人欽佩

孔夫子說：「顏回的德行已經接近完美了，但生活卻非常貧窮。端木賜（子貢）不守修道的本分，對經商卻很有興趣，對於商情的預測，經常很準確。」

古來所有的聖哲，無不奉天命下凡度化眾生，希望人人都能夠回歸本位，雖然並非都能如願以償，但起碼能引導一些人回歸大道，盡力而為以達背塵愈遠親道愈近的目標。孔夫子弟子三千，七十二賢，

雖不能人人成聖，但對人性已經做出最大的貢獻，其所留下的行儀，在古今中外已經影響至鉅。在本章，孔夫子將顏回與子貢一起論述，旨在讓我們了解，修道的究竟要如顏回，終能成聖。縱使未能成聖，也要如子貢能夠成賢。

所謂的「回也其庶乎」，是讚歎顏回的品德已接近於完美，所以成就了「復聖」。我們可以從《論語》的篇章中，體會其德行。孔夫子在《雍也篇》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在回答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時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由此可見顏回的安貧樂道，以及其精進學習的態度，正合乎孔夫子在《學而篇》所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的標準，因此成為孔夫子最期待的接班人。「屢空」，是形容其窮困的生

活，在此更顯現出其為道而忘窮，不恥惡衣惡食的精進修道精神。

九天玄女在《治心消孽真經》說：「儒家聖門中的顏回夫子，從來不誇耀自己的才能，也從來不張揚自己的功勞。這是由於他認為行善是天賦的本性應當要做的，有什麼可誇耀的餘地呢？勞作是人的天職所應當盡力的，有什麼值得張揚的呢？而且要把有看成無，把實當成虛，如此才能常常使自己感覺不足，不能滿意，所以才不會自滿而誇耀張揚，這就是他成就復聖的原因。雖然能夠在三月間不違背仁道，其德行已經充足，但他總以為尚有地方未盡完美。」如此「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大智若愚」的處世態度，正是積德成聖的關鍵。

「賜不受命」，「賜」是端木賜，就是子貢。「不受命」，有說不受命運的支配，有說不喜歡接受任命當官，有說不安於天命專心於修道的志業。「而貨殖焉」，是指子貢熱衷於從事財貨生殖的營利事業。「億則屢中」是說子貢對於市場物價的漲跌，頗有臆測的能力，經常因此而在買賣中獲得利益。也因此其經濟能力可說是同學中最為

雄厚的，當時也結交了許多政要人士，這使得孔夫子在周遊列國，推動儒家治國的理念有很大的助力，成為老師另類的重要助手。

修道修心，修心必須做到淨化心性，回歸聖佛的本位，才是究竟。孔夫子希望賢如子貢，也能如顏回一樣成聖，所以在此同論，正可給我們理解成就聖賢之道。此篇《佛在靈山》可為參究：

佛在靈山莫遠求
妙法自身本就有
若是無心去悟求
找到天邊也沒有
剛愎自用道難求
謙恭心誠道擁有
學參大道勿盲求
悟中反思路才有

30 不踐迹入室

【原文】子張問善人之道，

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貢請問學善之道 孔子告知聖德須造聖道必須深入研究 否則善人難以做到

子張請問學做善人的方法，孔夫子說：「如果不踏著先人的腳步走，又不深入學習聖人深奧的境界，那是很難達到的。」

自古以來聖哲仙佛所留下的經典，由於每個人的智慧不同，對於其內容的體悟與詮釋也有所異；同樣的道理，對於一個名詞的解釋，我們從很多辭典或資料中，也可以找到不同的文字解說。事實上要以有限的文字，描述無限的心靈感受，那是很難做得到的。然而真正深

入其境的聖智者，與只知其表面的凡夫，其見地當有天壤之別。凡夫所知較為膚淺，也稱為知道；聖智所知較為精髓，也稱為知道。如果未能深入其境的人，恐怕難以理解其中的層次，是以孔夫子在《易經・乾卦・文言・九五爻》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顯然告訴我們，唯有聖人的睿智，才能通天徹地知萬物，能夠清楚的分門別類而善用之，達於融會貫通而使事理圓融。

對於「善人」的認知，小善是善，中善是善，大善是善，至善也是善，但其中的境界，相去可謂天淵，如果沒有聖者睿智的證悟，超越常人的意識心而達於真境，這是至善地、涅槃境、如來所，也是所有聖佛仙真的共識，其原理原則是相同的，所以能互相理解而尊重，然而凡夫卻各行其是，互不相讓而爭論不休。

因而本章孔夫子在回答子張請問「善人之道」時說：「如果不能

循聖哲的理路去探究，實在無法了解其中真正的究竟義。」

《中庸》記載：「君子的行事法則，要從培養本身的品德做起，還要得到百姓的驗證，考察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做法而沒有違背；行為能夠頂天立地，而且不違背正道；可質詢於鬼神，而且沒有懷疑；等到百世以後聖人出現，也沒有疑惑。能質詢於鬼神而沒有懷疑，這就是知道天理；等到百世以後聖人出現，仍然沒有疑惑，這就是知道人性。所以君子的舉動，能世世代代為天下人依循的正道；君子的行為，能為世世代代天下人的法度；君子的言說，能為世世代代天下人的準則。在遠處可見其威望，在近處不為人所討厭。」能做到如此，就是踐古聖王之跡，行仙佛之路。

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辦道盡心。」此心人人皆有，只是每個人的了解各有不同，因而要多研讀聖佛所留下的經典，並且深入體悟，以找回自己的本心，才是正確的做法。「修道修心」是告訴我們修道的原則，「辦道盡心」是提醒我們修道要實踐，知行要合一，先

明理才能確定修行的目標無誤，才不會走冤枉路；悟後實修才能夠回歸無極的本位，才不會半途而廢。在此有一篇《悟心銘》，可為修道的依循：

不是有心　不是無心　不是不見　不是不聞
了了覺知　不著見聞　蕩然無住　是名無心
心若無住　妄依何立　妄既不立　夙障自除
問心何來　因境而起　境亦不有　同屬幻影
妙用恆沙　盡是緣心　緣心息處　頓證無生
無生實相　非可眼見　杳杳冥冥　其中有精
證悟之者　名曰見性　是故無求　心自寧一
無心可惑　即是大定　得大定者　無動無靜
無得無失　無喜無嗔　本位不移　起應萬機
不變隨緣　即無生死　成佛要訣　如是而已

31 論篤與色莊

【原文】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孔子說明言論誠篤　憑此判斷難以論述
推論此人是否君子　然偽君子以篤掩護

孔夫子說：「只從言論的篤實，是很難論斷一個人，到底是屬於腳踏實地的真君子呢？還是屬於善於掩飾的偽君子呢？」

《中庸》一書以「誠」為本，道出人性的重點，待人處事的原則，是以說：「所謂的『誠』，是自我本性的完善；而所謂的『道』，是自我本性的引導。這個真誠從萬物的開始到結束，都融在其中。沒有真誠，事物存在就沒有意義了。所以君子以真誠最為可貴。所謂的『誠』，不是只求自性的完善而已，還要使萬物都能完

善。自性的完善是仁，能夠使萬物完善是智。仁和智都是出自本性的流露，是融合自身和外物的正道，所以在任何時候施行，都是很適宜的。因此至誠是沒有止息的，沒有止息就能保持長久，能保持長久就能顯現出來，能顯現出來就能夠傳播悠遠，能傳播悠遠就會廣博深厚，能廣博深厚就會高大光明。由於廣博深厚，所以能承載萬物；由於高大光明，所以能覆蓋萬物；由於悠遠長久，所以能生成萬物。廣博深厚的德量，可以匹配大地；高大光明的德量，可以匹配上天，因而能保持悠久長遠而無止盡。能夠到此地步，其功能雖不顯現，也能彰顯；雖不運作，也能改變；雖然無為，也能成就。」由此可見「誠」對人一生的重要性，既可圓滿人道，也可成就天道。

九天玄女在《治心消孽真經》告訴我們：「《書經‧咸有一德篇》說：『德行沒有固定的老師，只要能教導我們存善念、說善語、行善事，就是我們的老師。』最可貴的這個『善』，在我們說每一句話時，一定要說善言，然而一定要將其表達於口中；在我們做每一件

事時，一定要做善事，然而還要身體力行。說一句善言，怎能知道是出自誠心或虛偽呢？那要看言論是否從內心篤實的表達，或者只是著重在表面上的莊嚴，從這個地方判斷。做一件善事，如何知道他是出自虛偽或是真實呢？那要看他做這一件事情，是為了盡道義呢？還是謀私利呢？從這個地方來判斷。由此可知道言語雖是善言，但不能只憑這些話就判定是善言；事情雖然是善事，但不能只憑這件事情就判定是善事。如果能時時心存善念，凡所說的話自然沒有不善的；即使還未說善話，然而其內心的善機，沒有不在默默中含有。時時能夠存有善心，凡所做的事情自然沒有不善的；即使還未做善事，然而其善念從來沒有間斷過。這是由於說好話，或者做好事，重要在於存善心而已。」可見聽其言還要觀其行，能說到還要能做到，才能顯出品德的高貴。

明理的修道士，當知道本性中一切具足，不必向外攀緣炫耀，如此才能保有純樸真誠的本性，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的八十一章說：

「誠信的語言往往不好聽，好聽的語言經常沒有誠信；善於說話的人不與人爭辯，善於爭辯的人不一定會說話；有智慧的人不會賣弄廣博的學識，喜歡賣弄廣博學識的人不一定有智慧。要學習聖人的大公無私，雖然具有無窮的智慧財富，卻能毫不保留地去幫助別人，如此智慧會越用越出而越多；能夠無所住著而施與他人，自己的德量將更為寬厚。修道士當學習天道的精神，以好生之德利益萬物而不傷害；學習聖人的行道精神，無私的作為而不與人爭鬥。」

這篇《美》的文章中，含有真善，值得我們去學習：

美就是在共學中成長
美就是在共修中提昇
美就是在共講中深入
美就是在共辦中圓緣
美就是在共行中團結

32 聞斯亦行諸

【原文】子路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 子路請問聞斯行諸　孔子回答父兄為主
> 冉有請問聞斯何行　夫子回答可行此路

子路問說：「聽說了某些事情，就可以隨即去實行嗎？」孔夫子說：「有父親兄長在，要先請示他們，怎麼可以聽了就去實行呢？」冉有也問說：「聽說了某些事情，就可以隨即去實行嗎？」孔夫子說：「聽說了就可以去實行。」

「因材施教」是孔夫子教導學生的招牌，因此而造就許多聖賢人

才，為當世以及後世留下了許多寶貴的事蹟與智慧的財富，讓上天教化萬民留下許多準則。由於世人固執難破的意識心態，給自己帶來輪迴不已的噩運，如果未能發覺，設法出離，恐怕要陷自己於萬劫不復之苦海中。孔夫子教導子弟，總是在平時生活中仔細觀察每個人的言行舉止，如發現缺失，在言談中加以指導或糾正，因而能將不同個性與程度的學生，教化成為聖賢而利益社會邦國。

子路的個性魯莽，勇氣過人，行事經常欠缺考慮，讓孔夫子對他十分擔心，因而處處提醒他，在此章向夫子請問：「聽到了有些事情，是否就要馬上去做呢？」孔夫子知道他的衝動個性，提醒他家中還有父兄在，是否可以先與他們商量之後，認為可以去做再去實行，如此可以減少失敗或損傷的機會。子路的個性，又可以從《論語・述而篇》中得到印證：孔夫子對顏淵說：「如果受到君王的任用就能依正道行事，如果不受君王的任用也能安心過著隱居的生活，只有我與你才能夠做得到。」子路聽了之後，其好勇愛現的個性，不吐不快，

深怕老師遺忘他的才能，於是說：「如果是要率領三軍，老師要與誰共事呢？」夫子說：「那些只靠空手與老虎搏鬥，靠著徒步就要過河，到死仍不知道後悔的人，我是不與他共事的。我所想要共事者，是必須面對事情處理時，要能夠戒慎恐懼，善於謀劃而得以成就的人。」這也等於告訴子路個性太過於耿直，是容易吃虧的。

冉有的個性謙退，行事穩重反應較慢，以擅長政事多才多藝受到當時季康子的欣賞並重用他，對於季氏的財富有莫大增益，卻受到孔夫子嚴厲的指責。《論語・雍也篇》記載：冉有說：「我並不是不喜歡老師所說的道理，是我的能力不足以實踐。」孔夫子說：「能力不足的人，必然半途而廢，如今是你畫地自限。」孔夫子以看出冉有做事情一旦去做，就會依自己的理想去做，忘了老師的教導，這也是一種反應遲鈍的現象，與子路參與季氏攻打顓臾之事，又不能勸止季康子僭越禮制去祭祀泰山，都讓夫子感到不舒服。顯然看出其個性不夠積極。所以當他問夫子：「聽到有些事情，是否就可以去實踐呢？」

孔夫子肯定回答說：「是的，聽到了就要積極去做。」

修道修心是要我們平時對自己的心性要多加觀照，如發現缺失要及時改善，可不能等到遇到困難沒有機會再後悔。如今有先聖的《從當下做起》一文，可做為我們修行的座右銘：

不要等到奄奄一息，才領悟無常；
不要等到無藥可救，才感恩生命；
不要等到生命終結，才斷惡行善；
不要等到面臨死亡，才想到修行；
不要等到神智不清，才求佛保佑；
不要等到離開人世，才尋求解脫；
不要等到身心分離，才求生佛國。
如果那樣，一切來不及了，從現在做起，
從當下做起，從當下內心做起。

33 聞斯行之

【原文】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公西華對此很疑惑　同一問題不同解說
請教夫子為何如此　總是覺得不甚善妥

公西華說「子路同樣也問：『聞斯行諸？』夫子答說：『有父兄在，要先請示他們。』冉求同樣也問：『聞斯行諸？』夫子卻答說：『聽到了就可以去做。』我心中覺得很疑惑，膽敢請教老師其中原因？」

教育的目的，除了要充實知識以外，對於內德的培養更是重要。然而菩提之智與自性功德，本來人人具足，只因為習性的覆蓋而失去

作用，是以老師的功能就是傳道、授業、解惑，不但讓學生增長知識，學會生活技能，還要明天理歸天性。然而不明就裡的老師，往往會誤人子弟，甚至斷了人家的慧命，那事情就可大了。傷人生命，一命抵一命，傷人慧命，可不是一命可了結。是以對於不明白的問題，必須要誠心問清楚，不要自作主張自以為是，給自己造下難以了結的因果，累世輪迴受苦。公西華對於孔夫子回答同一問題，對於子路與冉有做出不同的回答，感到疑惑而向老師請教，這就是求學的態度，值得我們去學習。修道首要明理，明白真理的理路，就必須付諸實踐，自己去親證，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否則沽名釣譽的修行，只能誤人誤己而已，能不謹慎嗎？

人生在世最大的價值，在於藉人身找回人人本有的智慧真性，是以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法寶壇經》說：「善知識！這菩提般若的智慧，世人本來就具有，只因為心中迷惑不能自己了悟，必須藉著大善知識的開示引導，才能夠見到本性。世人應當要知道，無論是有智慧

的人或愚癡的人，所具的佛性本來就沒有差別，只是每個人的迷悟程度不同，所以才有愚癡與智慧的分別。」聖如孔夫子等明師，徹明真理貫通三才，所以能看出每個學生的優缺點而加以調教，並指明中庸之道而不致於偏差。

世人對於找回本性，通常如同迷途的羔羊，如果沒有明師的指引，實在無法走出輪迴的死胡同。世人很容易把行善修福誤以為是修道，把功德與福德混為一一談，不知行善事積福德，只能獲得福報，卻不能淨化心性脫離輪迴，唯有修道修心淨化心性，找回清淨的本性，才得以脫離輪迴回歸本位。惠能大師在《法寶壇經》的「無相頌」說：「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福德乃是行善積德而來，可獲得福報，但難以脫離輪迴；功德乃是自性所流露，惟有淨化心性可得，始可脫離輪迴。

因此修道要究竟，必須要從心性的淨化著手，並非在人間致力於行善，期待他人的讚歎與欣賞。《修道人必須有》這篇聖哲的善文，值得修道士學習：

接受建設性批評的雅量
達到關鍵性突破的毅力
發揮具體性才德的深度
擔任挑戰性任務的勇氣
推演系統化運作的標準
貫穿多元化生命的智慧
超越戲劇性人生的境界
開拓國際化道業的理想

34 求進由卻退

【原文】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孔子解釋冉求退縮　所以鼓勵以解心鎖
子路個性勇氣過人　所以勸退以免犯過

孔夫子回答說：「冉求的個性比較畏縮，所以要鼓勵他前進；子路的個性好勇過人，所以要勸退他。」

修道不外乎認清自己，修其本無的習氣，持其本有的性德。因而真正的修道士必在二六時中，面對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事物，仔細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直到在視聽言動中心性不起邪念邪見，方是正道。因以儒家修行來說，能不偏不倚契入中庸之道，才是至善的究竟地。因此孔夫子平時教導弟子，無不觀察其偏離中道之處，以為其調整使回

歸正道。孔夫子在《中庸》說：「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推行，我知道了，聰明的人做得太超過了，愚癡的人做得不到位。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徹底明白，我知道了，賢能的人認知太超過了，不賢能的人智慧卻不足。世人天天都要飲食，卻很少人用心去了解其中真正的味道。」又說：「舜帝真是一位大智慧者啊！舜帝喜歡隨時提問題，而且喜歡觀察切身的語言。經常隱藏他人的缺點而宣揚他人的優點。對於處理百姓的事情，通常考量雙方的意見，取決於雙方都能適應的中道，這就是舜帝的處事風格啊！」

修行要時時看清自己的缺點，隨即加以改善，對於他人的建言與提醒，應該感謝，而非表現出討厭，甚至於惡言相向，這將使自己遠離聖佛之路。道就在日常的生活中，平時生活是道場，認真生活即是修行，真正的道場就在自己的心性中，有形建築物的道場，是提供我們學習淨化心性的地方，並且要使用在所面對的人事物，從中的起心動念去調理，這才是真正的修道。孔夫子借著此章來教導我們，不足

要進，過多要退，使能合於中道的道理。

六祖惠能大師在《法寶壇經》教導我們修行之法說：「我為大家說『無相頌』，只要能依此修行，就如同和我常在一起一樣；如果不能依此修行，雖然剃髮出家為僧尼，對於修道又有何幫助呢？此頌說：心性平等何必勞苦守戒？能正直行事何須修禪呢？報恩從孝順父母做起，行義從上下互相憐憫去做；禮讓能使尊卑和睦相處，忍辱從不宣揚眾惡做起。如能下鑽木取火的功夫必能修成正道，如能像紅蓮出污泥不染凡夫必能成佛。苦口良藥能吃下，忠言逆耳要能聽進。能夠改過必生智慧，護短的心就不善良。平時多行饒益眾人之事，成道並不是布施錢財而得。菩提自性向內心去尋覓，何必勞苦向外求得玄妙呢？無論是聽還是說，總要依此頌去修行，天堂就在我們眼前了。」

修道是要我們從平時生活中去找到真道，然而真道通常在假相之中，假相往往出現在有為法的對立當中，我們必須從相對中找到絕

對，也就是不被相對立的有形體所障礙迷惑，並能從中超越而不被糾纏，能入於無為的實相而排除有為的名相，才能達於真解脫。濟公活佛有一篇《修行》訓文，有益於我們修道：

修行是以成聖成佛為志
修行是以自覺覺他為本
修行是以真心佈施為功
修行是以大慈大悲為德
修行是以振聾啟聵為才
修行是以通權達變為能
修行是以經世濟民為用
修行是以誠意和善為處
修行是以省察克治為方
修行是以中庸之道為行

35 吾以女為死

【原文】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孔子在匡因事受困　顏淵落後孔子疑問
以為顏淵罹難而死　回曰子在何敢先損

孔夫子在匡地被誤認為陽貨而受困，師生因而失散，等到脫困後，顏淵最後才回來，孔夫子擔心的說：「我以為你已經死了。」顏淵說：「老師還健在，我顏回怎敢先死呢？」

周敬王二十四年（西元前496年），時值孔夫子五十六歲因魯定公接受齊國女樂不朝，離開魯國先到衛國，後經曹國而到宋國。五十七歲時自宋國要到陳國，路過匡地，當晚投宿當地一家客館，不料當時

季氏的權臣陽虎叛亂失敗，逃奔齊國時路過匡地，由於之前陽虎曾經對匡人施行暴虐，匡地的百姓對他恨之入骨，伺機報復。然而孔夫子與陽虎非常貌似，誤以為是陽虎，而且陽虎也曾住過此飯館，於是有人密報當地的首領匡簡子，連夜率領二百餘壯丁圍攻，在此絕糧七天，就是《論語・子罕篇》所載「子畏於匡」，以及《衛靈公篇》所載：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路隔天一大早手持長戈去稟報孔夫子，要與匡人決一死戰，經夫子喝止，並派顏回出去了解情況，詢問匡人圍困的原因，夫子隨即取琴來彈，子路唱歌相和，當唱完三首《文王操》時，匡人已經散去一大半。子路催促孔夫子要趕快離開。但因顏回尚未回來，子路要去尋找時，正好衛國大夫蘧伯玉奉衛將軍文子之命，率領一隊人馬前來迎請孔夫子。夫子與伯玉正談話時，顏回走回來，見過伯玉，夫子說：「許久未見你回來，我以為你已死於匡人之手了。」顏回說：

「夫子還健在，顏回怎敢先死呢！回前往去面見匡簡子，詳細說明夫子的情況，才知道誤把夫子當陽虎。之前因匡人備受陽虎苛政迫害，想殺害陽虎以洩恨，不是想加害夫子，已經將匡人喝散了。」孔夫子方才明白，隨即與諸弟子駕車，隨蘧伯玉前往衛國，居住在伯玉家中。

從歷史上來看，往往道劫並降，修道是必然要經過劫數的考驗，方有成道的機會，自古以來，成就聖佛神仙者無一能免，因此說「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其實聖佛在人間的磨練，遠遠超過凡人多多，只是聖佛知道善用逆境，成為自己成就道業的增上緣，凡人不知道善用此契機，往往半途而廢，於是常沉苦海永無解脫之日。可見想要成為真正的修道士，當要在平時生活中做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財色不能誘、權勢不能傾、驚險不能駭、名利不能奪」，在順逆的環境中，要能隨時隨地保持平常心，才能有所成就。

所謂的「眾生無邊誓願度」，修行必先度化心中的眾生，才能化解身外眾生的糾纏，常持戒律足以定心生智慧，自然可以解脫輪迴的束縛。惠能大師在《法寶壇經》教導我們：「善知識！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修道自性自度，就是要修出一顆至善的心。古德所撰《善良的心》，正是修道士的目標：

慈悲喜捨裝滿載，回歸聖道路不窄。
修一顆善良的心，
不埋怨要感恩，不貪心要知足；
不煩惱要樂觀，不記恨要寬恕；
不懼死要心安，不批評要讚美；
多寬容多捨得，別發怒常微笑。
法空常心現妙有，人生無常菩薩說，善緣善報不必求。

36 由與求之問

【原文】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 大臣品德是否具有
夫子回答以為他問 先生只問冉求仲由

季子然問：「仲由（子路）、冉求（冉有），可稱為品德高尚的大臣嗎？」孔夫子說：「我以為你要問別的人，竟然只問仲由和冉求。

孔夫子開私塾之先，以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的方式聞名於世，成為當時培養了許多政治人才，並為當時執政者所急於羅致的對象，只要能得到孔夫子或其子弟相助，在當時好像是治國的保證。然而孔夫子教育子弟，是希望能為國為民服務，並能輔助國君勤政愛民。然而

各諸侯國君或者執政大臣卻都為了私利打算，想利用孔夫子學生的才華來幫助他們聚歛財稅，搜刮民脂民膏，與孔夫子的治國理念顯然不同。雖然孔夫子一再強調國君要以仁義治國，但仍是心口不一，用盡心思，想從孔夫子的團隊挖取人才，以供其使用。季子然是季氏家族的成員，想從孔夫子的口中了解在季氏任職的子路與冉求，探知兩人的實力及性向，以便向季康子稟報，進一步命令他們做事。

孔夫子所教導的學生，各有其專長，當時的諸侯或執政大臣，都想從中挖角，《論語・公冶長篇》記載：三桓之一的孟武伯問說：「子路具有仁德嗎？」孔夫子說：「不知道。」又問：「為何呢？」夫子說：「仲由啊！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大國可以由他去管理，卻不知道他的仁德如何？」孟武伯再問：「冉求這個人如何呢？」孔夫子說：「冉求啊！一個住有千戶人家的縣邑，或者一個擁有百輛兵車的卿大夫家，可以任命他去治理，卻不知道他的仁德如何？」孟武伯又問：「公西華這個人如何呢？」孔夫子說：「公西赤啊！可以任命他

穿禮服立於朝廷上，接待來自四方盟國的貴賓與他們應對，卻不知道他的仁德如何？」可見孔夫子對於自己學生的才華與執政的能力，瞭若指掌，但還未能真正成為具有仁德，幫助國君推行仁政的大臣。因此在此章很技巧而實在回答季子然，子路與冉求是否可稱為大臣。但大臣有大臣的條件，雖然每個君王都想任用有才華有品德的大臣，但畢竟大臣是可遇不可求，也要君王有識人的智慧，用人的魄力，以及愛才的胸襟，否則聖如孔子，在當時也受到執政者的排擠而難以施展其抱負。

當時季子然提出此問題，讓孔夫子有一些意外，因那時子路與冉求已是季氏的家臣，而且有幾件事情都讓夫子很不滿意，違反為人臣子應該幫助主子行正道，如今不但未能阻止季康子僭越禮儀到泰山祭祀，又幫季康子聚斂財富，又順著季康子去攻打顓臾，還說了一大堆理由為自己脫罪，讓夫子實在很生氣。夫子教導學生當官要有骨氣，應該幫助君王推行仁政，如果做不到就應該辭職，不應該戀棧職位，

留下後世罵名而遺臭萬年。

來到人間，各有自己的命運與任務，各自要去了結，了業了願之後能淨化心性，不要為來世再續造輪迴不已的業力，陷害自己於不義。所以聖人教導世人，當要大公無私，而這些都要在平時生活中去磨練，無論士農工商各自做好自己的責任，不要虧欠他人愧對良心，不要讓自己的心性污染而導致輪迴不已。是以諸佛菩薩諸天神聖下凡以各種方式，引導我們解脫。濟公活佛以《行善積德》之文來喚醒我們：

謙卑致勝驕必敗，以善導正滅幻象；
不及太盡為中庸，理念正道魔自退；
一步一印得且真，得甘且實福己得；
世世積善福珍惜，天地有眼神中立。
積善因得好果，種惡拐瓜劣果。行善造福好良果。

37 所謂大臣者

【原文】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 大臣之德以道事君　這是古賢用人之訓
> 夫子回答不能則止　仲由冉求具臣之群

孔夫子接著說：所謂品德高尚的大臣，要能以正道來侍奉君王，如果做不到 的話就辭官。如今仲由與冉求，只能稱為充數的臣子而已。

大道的根源本是一合體，生成萬事萬物萬象是大道的作用，是以《繫辭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相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可見大道有陰陽、分合、

善惡、吉凶、動靜、明暗、黑白、好壞、禍福、表裡、乾坤、父母、日月、水火、有無、清濁、男女、生滅、增減、色空、長短、上下、左右、老少、夫婦、正邪、智愚、存亡、進退、聖凡、佛魔、僧俗、勝敗、喜怒……等等不同的現象。其中有異的部分，也有同的部分，該異的時候就要分辨清楚，才不至於含糊籠統，造成是非不分的糊塗現象；該同的時候就要和光同塵團結一致，才不至於分散力量，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困擾。其實智愚、佛魔都是本性的作用，大臣、具臣、良臣、奸臣，都是人去做的。一般人由於智慧不足，難以分清楚其中的分別，以致無法精確分辨，所以在面對複雜的社會就容易犯糊塗。在此章孔夫子對於季子然問「子路與冉求是否能稱為大臣」時，夫子不會因為兩人是自己的學生而故意美化，仍然秉公說明，這就是聖人大公無私的精神所在。

大臣有大臣的定義，具臣有具臣的定義，是不可以混為一談的，聖人的聖明睿智，總是在此異於常人。孔夫子說：「所謂的大臣，要

能以正道侍奉君王，如果不能的話，就要辭官。」不為名利不為五斗米折腰，一生的作為光明磊落，為國為民而忠於君王，如此的風範，才得以稱為大臣。所謂的「具臣」，是具備為人臣子的資格，尚能盡人臣之職責，但未能做到盡善盡美。

所謂的「大臣」，也可稱為「賢臣」，劉向在《說苑》分析：「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賢臣處六正之道，六正之道，概括如下：聖、良、忠、智、貞、直。」

第一種聖臣，有先見之明，在事情未發生前能預見得失存亡，使君主免於禍患，永保江山的穩固。第二種良臣，能虛心進諫，勸告君主實行禮義，幫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犯錯誤。第三種忠臣，能做到廢寢忘食兢兢業業，不斷為朝廷舉薦賢才，不斷用古代聖賢的模範來激勵君主，勵精圖治。第四種智臣，能夠明察秋毫防微杜漸，斷絕禍患產生的根源，轉危為安，使君主高枕無憂。第五種貞臣，能夠奉公守法不收受賄賂，謙讓有禮知所節制。第六種直臣，當國家危亂

時，敢冒天下之大不諱，一點也不阿諛，當面指出君主的過錯。國家能有如此的大臣在位，這是國之棟樑，百姓的福氣，但也要君王知人善用。

所謂「具臣」，看似有臣子的樣子，但為了自己的前途，會配合君主的意向，有時難免違反忠於職務或國家的原則，勉強稱為臣子，雖有替國家君王做事，但未能考量到百姓的立場。這是孔夫子觀察子路與冉求從政之後的作為，所下的定論，這些資料也成為在歷史上的印證。

真修行者，不著重修行的名相，而是要心性淨化上去努力，古佛有《修道》一文，可以為我們修行的依據：

修佛不執字經典，修佛平常心以待，不掛口上必實踐。
修道不愁會沒錢，修者志堅不畏難，風雨無阻不自間。
修善修德越修越精進，只要心正身正言正，
錢財需要自然似礦山，修的知足樂為仙。

38 弒父君不從

【原文】曰：「然則從之者與？」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問順君必恭　長官交代無所不從

孔子回答弒君弒父　此事不從兩人皆同

季子然又問：「然而他們會隨順依從長官嗎？」孔夫子回答說：

「對於弒君、弒父等敗壞倫理的事情，他們是不會順從的。」

當官要當好官，為臣當為賢臣，才能名留千古萬古流芳德澤子孫及萬民。如只為一己私利去當官，橫征暴斂，或能享一時之福，卻成為千古罪人而遺臭萬年，如此的壞官奸臣，為官者當知所警惕。任君之官當然要忠君之事，然而君王只是為服務百姓的代表而已，並非

藉此盡搜刮民脂民膏之能事，享受自己的權利而忘了盡服務百姓的義務。如果為人臣子，只是為了保全自己的權利，與君主狼狽為奸，如此的奸臣，在歷史上往往留下千古的罵名。是以明理良心尚存的臣子，當不至於為了保護自己而做出違背道德良心的事情。所以孔夫子在回答季子然問「子路與冉求是否會依從主子的命令去做事」時說：「平時還是會依從主子的命令去行事，但是對於弒君、弒父這種重大敗壞倫理的事情，是絕對不會去做的。」這是孔夫子對於其教育的信心，也是對兩位子弟人格起碼的保證。

劉向在《說苑》中又談及「六邪」，其中包括了具臣、諛臣、奸臣、讒臣、賊臣、亡臣。然其所說的具臣，與孔夫子所說的「具臣」有差距，不妨看看，讓我們能分別判斷並有所自我警惕。

第一種具臣，是為官貪得無厭，不務正業，苟且偷生，沒有原則，隨波逐流。第二種諛臣，認為君主所說的話都是對的，君主的行為都是對的，只懂得趨炎附勢，迎合君主的興趣，不去顧慮後面所衍

生嚴重的後果。第三種奸臣，為人內心陰險，外表拘謹，八面玲瓏，嫉妒賢能，想要提拔人就盡說好話，並且隱瞞其過失，想要排擠人就誇大其缺點，並且掩蓋他的優點，致使君主賞罰不明，下達的命令不被執行。第四種讒臣，常藉著自己的機巧辯才，巧言令色，掩過飾非，對內間離骨肉的親情，對外製造朝廷的混亂。第五種賊臣，為人專權霸道不可一世，結黨營私聚斂財富，偽造君主的詔令以顯貴自居。第六種亡臣，常用旁門左道迷惑君主，陷害君主於不仁不義的境地，蒙蔽君主使其不明是非曲直，惡名昭彰。

為人需要明事理走正道，從小就要培養良好的家教，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為將來出社會服務打好基礎。邪惡的偏路絕對不可行，以免落入惡性循環，讓自己的後代子孫蒙羞，且讓自己遺臭萬年，實在要不得。博濟書院有《孝道須知》，可供我們參酌：

要安養父母之身，使之生活無虞；

要敬順父母之心，使之精神無憂；

要顧全父母之義，使之綱常無虧；
要渡脫父母之苦，使之道德無惑。
要不辱父母之名，子當修行嚴謹；
要顯揚父母之德，子當行道不輟；
要恆保父母之樂，子當齊家修辦；
要追思父母之慈，子當早晚祭拜；
要報答父母之恩，子當立志成道。
要解卻皇母之憂，必須渡盡蒼生；
要體貼皇母之意，必須代天宣化；
要寬慰皇母之心，必須建功立德；
要勇伴皇母之身，必須覺行圓滿。

39 賊夫人之子

【原文】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推薦子羔當官　費邑一帶歸其所管
孔夫子說會傷子羔　如此作為造成憂患

子路推薦子羔（高柴）擔任費邑的邑宰，孔夫子說：「你這樣做會傷害年輕的子羔。」

子羔，本名高柴，字子羔，或稱子皋、子高、季高，出生於西元前521年，孔夫子七十二弟子之一，衛國人，或說是齊文公的後裔，身不滿六尺，聽說其面貌不揚，資質魯鈍，孔夫子認為他讀書不足，所以當子路推薦他當費邑的縣宰時，孔夫子責罵子路，子羔尚是年幼而且經驗不足，反應不靈活，容易出問題，對他是一種傷害，是以說：

「賊夫人之子。」後來子路與子羔一同在衛國孔悝（讀虧）手下當家臣，衛國戰亂時，子羔逃出，並勸子路逃走，子路卻為了救孔悝而戰死，且被剁為肉醬。

孔夫子教導子弟，必須先充實自己，做好自己，有機會再去從政當官，為民服務，為君王分憂任事，並非當官以求得俸祿或握得權位以享其榮華富貴。我們可以從《論語》的篇章中看出其從政的觀念。《學而篇》載：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載：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為政篇》載：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又載：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載：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載：或謂孔子曰：

「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里仁篇》載：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公冶長篇》載：子謂子產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泰伯篇》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顏淵篇》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載：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又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載：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

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孔夫子教導學生，從政人員要能以身作則，為民的模範。子路舉薦高柴當費宰，看似一個很好的磨練機會，但沒有考慮到高柴年紀尚小，而且資質魯鈍，並非能在當官任上可以學到經驗，反而會讓他吃盡苦頭，所以孔夫子不同意子路的推薦。因此我們在平時要多利用機會磨練自己，尤其在修道的場合，更應該要認真學習，才不致於誤導後學，使他觀念錯誤，甚至於斷了慧根，那就慘了。古德有《計較》一文，明確告訴我們要如何過生活：

與人少計較，多了份喜悅；
與人少比較，多了份和諧。
對己多計較，多了份修養；
對己多比較，多了份德量。

40 有民人社稷

【原文】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子路說明此事觀點　地方百姓學習方便
何必讀書才是學習　當官學習可增識見

子路說：「此地有百姓，又有社稷，可以供給他實地學習，為何一定要讀書，才算是學習呢？」

所謂的「政」，乃是眾人的事，能夠使家庭和諧，社會安定，國富民安，這些事情都是政。一國之主統領著一國的百姓，如何使他們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就是政治。然而一國的治理，事情繁多，並非一個國君就可以處理得好，所以必須從百姓中去尋找有德有能的治理

人才，組織成為政府來服務百姓，凡是成為政府中的一員，古時稱為官員，現在稱為公務人員。當然要服務百姓，必須依服務的項目而具備相當的德能，才能圓滿達成任務。如果只憑關係而沒有才華，只為了養家活口而造成濫竽充數，都是很要不得的行為。

現代任用公務人員，除了平時在學校培養專業常識之外，還得要到經過考試制度及格後，派至相關的地方實習，然後再正式任用，並且定時在職訓練，這是訓練公務人員的正常程序。古代因朝代的不同，其任用官員的方式也不同，主要是為了治理好國家，讓百姓生活過得好，其實任何方式都是被肯定的。子路推薦高柴擔任費邑的長官，孔夫子為此非常擔心，因而指責子路，如此的行為將會傷害到年輕而沒有經驗的高柴，子路卻認為高柴不一定要先學會治理的功夫再去任職，在費邑有人民有土地可供他實際運作，從中去學習，何必要先讀書再去當官呢？乍看之下似乎很有道理，好像孔夫子的顧慮是多餘的。

然而就此事去深入探究，孔夫子的因材施教，為當時的政治環境培養許多人才。他深知以高柴的年齡來說，尚不是成熟的階段，而且其天資比一般人魯鈍，也就是遇到事情的反應較慢，這種年紀還不足以獨當一面，而當地方領導的官員，需要有獨當一面的才能，這是孔夫子所考量的。而且夫子深知子路的個性，很願意幫助別人，而且還同情弱者，有時卻疏於考慮是否適任，這就是夫子所擔心的。既然了解高柴還不足以擔當此任，是以不同意並指責子路的推薦。

在夫子的學生中，最聽話的是顏回，最敢頂嘴的是宰我，最敢提出意見的是子路。我們可以從《論語》的篇章來了解子路的個性，也能理解夫子為何要對子路說這些話了，《公冶長篇》載：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又載：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雍也篇》載：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述而篇》載：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先進篇》載：子路，行行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載：由也喭。《子路篇》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陽貨篇》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載：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41 是故惡夫佞

【原文】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指責子路強辯　強詞奪理令人討厭
當官任職適才適用　時機未到不可強勉

孔夫子說：「由於此事，讓我討厭那些強詞奪理的人。」

真君子做事要求真求實，這也是孔夫子教導學生的要求，因而對於浮誇不務實際的弟子，一旦發現，一定都會加以糾正。深恐學生犯錯而不自知，以致造成傷害，所以孔夫子曾在《為政篇》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在《論語》篇章中有幾則可以拿出來加以探討：《八佾篇》載：子貢欲去告朔之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載：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公冶長篇》載：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又載：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雍也篇》載：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子罕篇》載：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欺誰？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先進篇》載：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二三子也！」又載：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載：季氏富於周

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子路篇》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又載：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憲問篇》載：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衛靈公篇》載：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季氏篇》載：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

「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孔夫子在此章指責子路強詞奪理，讓他覺得很討厭。同樣的道理，修道要著力修心，改善自己錯誤的言行才是，古德有《修行之要》一文，供我們參考：對人生要有無常的覺醒，對物質要有淡泊的看法；對真理要有追求的熱忱，對眾生要有服務的犧牲；對自己要有嚴格的修持，對同修要有平等的觀念。

42 子弟侍子坐

【原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曾皙冉有侍坐　並公西華孔子宣說
各位同學敞開心胸　說己願望如何興作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陪坐在孔夫子身邊，夫子說：「不要以為我的年齡比你們大，就不敢把心裡的話表達出來。你們平時常說：『沒有人知道我的才能。』如果有人知道，你們要如何面對呢？」

平時大家在一起聊天，如果能夠保持一個原則，就是能夠提出自

己美好的經驗，來與大家分享，以收集思廣益之功，這是非常好的一種形式，最怕的是在一起互相說長道短，互相比拼鬥勇，最後大家都不歡而散，或者論人是非，以為自己的常識豐富，見識廣博，不知自己已經造下難以消除的口業。因而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整天和一群人廝混，不說一句合乎道義的正經話，喜歡賣弄小聰明，這種人實在很難有成就。」

九天玄女在《治心消孽真經》分析其原因說：「這句話乃是孔夫子看到世態有感而發，其中沒有其他的原因，這些人平日所接觸的，無非是一些做壞事的群類；平時所見到而記在腦海裡的，無非是一些壞事情。導致善良的心，一天比一天消失；罪惡的心，一天比一天旺盛。罪惡有些是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形成，有些是在不自我檢點中形成。如今我們要試著拉他人一把，並向他說：『你所說的話，某一些是惡言；你所做的事，某一些是惡事。』沒有一個人不受到激怒而不生氣的。難道你知道自己不以為是惡事的，其惡性實在很深重，有

如極毒的肉與酒，障礙到五臟六腑的運作，而且有如久聞鮑魚的腥臭味，已經習慣而沒有知覺了。造成了諸多的罪孽，累積罪孽形成了禍害，導致在陽間罹犯王法，在陰間遭受陰律的懲罰。因此富貴人家，怨鬼暗中窺視他的暗室，難道沒有看過，那些原來居住在高樓大廈華麗的房屋，如今已不復存在而成為廢墟嗎？難道沒有看過，本來位居國家要位的人，不再繼續擁有而以衰敗收場嗎？」如此精闢的解析，可為我們平時在團體修道的參究。

無常的人間，展現世事多變化的情況。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平時能多親近善知識，對於自己的前程是有幫助的。如果所交非善友，誤入賊船，如果不能覺醒，恐怕要貽害終身了。所以當時孔夫子創建私塾，讓當時有緣人能夠有機會親近善知識。經過孔夫子因材施教，親身指導，在日常生活中耳提面命，尤其在師生有空相聚，夫子經常善用機會，使弟子充分發揮其心中的願望，也可以此多了解弟子的心境，作為因材施教的依據。

教學足以相長，互相切磋鼓勵足以勵志，本章夫子借著閒聊以明學生的志願，藉機可以取長補短。平時學道就是在言行中培養品德，濟公活佛有《德行言語應當學》訓文一篇，可為修道的參考：

少說抱怨的話，多說寬容的話；
抱怨帶來記恨，寬容乃是智慧。
少說諷刺的話，多說尊重的話；
諷刺顯得輕視，尊重增加了解。
少說傷害的話，多說關懷的話；
傷害形成對立，關懷獲得友誼。
少說命令的話，多說商量的話；
命令祇是接受，商量才是領導。
少說批評的話，多說鼓勵的話；
批評造成隔閡，鼓勵激發潛能。

43 子路率爾對

【原文】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子路領先輕率地說 我能治理千乘大國
只要三年有勇有智 夫子微笑所說不妥

子路輕率地回答說：「如果一個擁有千乘的國家，夾在大國之間，還經常受到軍隊的侵犯，因而造成了飢荒，要是讓我仲由去治理，只要三年的時間，就可以使百姓驍勇善戰，而且深明大義。」孔夫子不以為然地微笑一下。

在這次師生的聚會中，孔夫子提意見讓每位在場的同學能夠暢

所欲言，把平時藏在心中的理想拿出來發表一下。在這個時候最容易看到每位弟子的個性，我們都知道，子路在同學中屬於年長，而且直爽喜歡帶頭做事，毫不保留炫耀自己能力。所以率先表態。文中「率爾」乃直白敘述當時子路的反應，輕率而不加思索，領先同學急著向孔夫子及同學們說出自己的才能。假設有一個國家，擁有千輛的馬車的中等國家，夾在大國之間而備受威脅，而且飽受戰事的困擾，再加上缺乏糧食的荒年，如果派我去治理，只要給我約三年的時間，就可使百姓都能尚武勇，而且走向道義之路。孔夫子聽了之後，微微一笑並未表達意見，但顯然在心裡有數，對他的個性一目了然。

從孔夫子與學生的相處中，可以看到聖人的風範，對於學生的言行舉止，在平時的相處中，已經非常清楚，而且如何善用時機應用適當的教育方法，對每個學生的優缺點做出有效的處理，這就是因材施教的特點。子路在《論語》中多處提到他的特質：《公冶長篇》載：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又載：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又載：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載：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雍也篇》載：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又載：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述而篇》載：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先進篇》載：子路，行行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載：由也喭。《顏淵篇》載：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子路篇》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教育是為了改變人的氣質，除了增長學識之外，對於品德的培養更是重點。老師的責任，本來就是要傳正道，授正業，解疑惑，才能真正發揮老師的功能，否則誤人子弟，一代不如一代，那要教育又有何用？是以身為人師，當要以身作則，將自己的責任負起，做好教育的志業，為國為民培養下一代的人才，使得良好的教育，源源不絕綿延流長。如今要將社會帶往美好安定的境界，人人都有責任，活佛師尊留有《責任心》一文，可為我們參考：

因世局混亂，我要點燃明燈；
因生命有限，我要珍惜現在；
因歲月無情，我要精進不懈；
因人情冷暖，我要自立自強；
因眾生受苦，我要廣設法航。

44 三年使足民

【原文】「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夫子問及冉求觀點　治理地方只要三年
可以使得百姓富足　禮樂教化君子應驗

孔夫子又問冉求說：「冉求，你要如何處理呢？」冉求回答說：「如果有一個六七十里的地方，或者是五六十里的地方，讓我去治理，只要三年的時間，就可以使百姓豐衣足食。如果要做到以禮樂教化，那只有等待有德的君子去實行了。」

接著由冉求發表意見，說出自己的想法來與大家分享，冉求與子

路在孔門十哲中同列於「政事科」，可見其政治才華不在話下，也說出其治理的能力，如果交給他一個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去治理，只要三年的時間，就可以讓當地的百姓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但卻謙虛的說，要進一步治理到以禮樂教化，那就要等待更有才德的君子去推行了。

我們可以從《論語》中幾則篇章，更深入了解冉有的情況：《八佾篇》載：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公冶長篇》載：孟武伯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雍也篇》載：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又載：季康子問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又載：冉求曰：「非不說

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述而篇》載：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先進篇》載：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又載：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又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又載：子路曰：「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又載：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

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子路篇》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載：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憲問篇》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在平時生活中，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修為，也可以在生活磨練中提升智慧。古德有《擔當》一文，可為學習依據：

立志向，要像那聖賢一樣；
任千鈞，依然無悔肩上扛；
懷慈悲，要像那菩薩一樣；
救眾生，超脫那苦海汪洋。

45 願為小相焉

【原文】「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孔夫子再問公西華　願意學習宗廟文化
穿戴衣冠願為小相　只能如此不敢自誇

孔夫子接著問公西華說：「公西赤（公西華），你要如何處理呢？」公西華回答說：「我不敢說很有才能，只是願意學習。有關宗廟祭祀的事情，或者列國會盟的場合，如有用我的時候，我願意穿著禮服，戴著禮冠，學作贊禮的小相。」

赤，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別名公西華。西元前509年生於魯國，是當時非常傑出的外交人才，在《論語‧公冶長篇》記載，當孟武伯

問起公西赤的仁德時，孔夫子回答說：「公西赤可以任命他穿著禮服立於朝廷之上，接待來自四方盟國的貴賓，與他們應對，卻不知道他的仁德如何？」從本章公西赤回答孔夫子的問話時，面對著子路與冉有說出自己偉大的抱負時，他卻說：「我不敢說很有才能，只是願意學習而已。有關於宗廟祭祀的事情，或者在與諸國會盟的場合，如果有任用我的時候，我願意穿著禮服，戴著禮冠，擔任贊禮的小相。」由此可見他的為人謙恭有禮。

由於為人謙恭有禮，雖具有外交長才，但對於自己的想法有時卻不好意思表達，如此的情形，也顯現出一定的弱點。有一次孔夫子派他出使齊國，自己不好向夫子請求俸糧，由同學冉有出面去請求。依據《論語・雍也篇》記載：公西華出使齊國，冉有替他的母親請求贍養的粟米。孔夫子說：「可以給她六斗四升（古代量器名稱釜）。」冉有請求再增加，夫子說：「再加給二斗四升（古代容器名稱庾）。」冉有最後給她八十石的粟米，孔夫子知道之後說：「公西

華出使到齊國，乘坐肥馬的駕車，身上穿著輕暖的皮衣。我聽人家說，君子濟助他人是在其窮困急需的時候，而不增加富人的財富。」可見公西華的家庭環境在同學中，算是比較富裕的。孔夫子認為公西華的家境比較富裕，不必多給粟米，冉有當時主管季氏的財務，能給同學多一些也不為過。但孔夫子總認為財物要給需要的人才是合理，所以在同一章後半段記述，原思當家宰的時候，孔夫子給他九百斗的粟米，原思辭謝了，孔夫子卻說：「不要拒絕，可以將多出來的部分，分給需要的左鄰右舍，以及親戚朋友。」這就是孔夫子以中道的理念行事。

在《論語》篇章中，尚有兩則提到公西華，從中可讓我們更為了解他的為人。《述而篇》載：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先進篇》載：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可見公西華在平時的學習中，是非常謹慎而仔細，總能在細節中得到啟發。

修道要修心，學道要盡心，因而平時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機會。古德在其修成正道的過程中，體會到一些道理，值得我們今日在修行中遵行：

有一種心要孳孳不息—慈悲心

有一種事要當仁不讓—做善事

有一種人要形形相隨—聖賢人

有一種錢要公私分明—功德錢

有一種位要緊追不捨—天爵位

有一種業要綿綿不斷—聖佛業

46 風舞雩泳歸

【原文】「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聖者孔子問及曾點　放下樂器不敢呈見
夫子鼓勵各言其志　約友郊遊歡樂其間

孔夫子又接著問曾皙（曾點）說：「曾點，你要如何處置呢？」曾皙聽到孔夫子問話，正在彈瑟的他，漸漸稀疏聲音，鏗然一聲結束，放下瑟，站起來回答說：「我和他們三人所說的不同。」夫子鼓

勵他說：「這有什麼關係，只不過說說自己的想法而已。」曾皙說：「當春末的時候，春服已經製好，能邀上五六位成年的好友，帶著六七位未成年的童子，到沂水去沐浴，然後再到祈雨的祭壇去乘涼，最後大家唱著歌回家。」

孔夫子曾在《論語・雍也篇》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智慧與仁德，都是自己本性中具有；山與水，都是大自然中本來所擁有。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中說：「有一種東西是萬物所混合形成，比天地還要早生成，是無形象無聲音，一直以來都是獨立存在，不因任何情況而改變，到處運行卻從不停止，可說是生育萬物的根源，我不知道它叫做什麼名字，就稱它為『道』，又可勉強稱它為『大』；由於大道沒有邊際，又可稱為『逝』；因無邊際離我們很遙遠，又可稱為『遠』；然而真正的遙遠就是大道的根源，所以又稱為『返』。道乃萬物的根源是偉大的；天乃高明而生萬物，所以偉大；地乃博厚而長養萬物，所以偉大；聖人乃繼天立極成就萬物，所以偉

大。這四者在宇宙中都是非常偉大，而聖王居其中之一。聖人效法大地的博厚承載萬物，大地效法上天覆蓋大地萬物，天地皆為大道所形成，所以要效法大道，大道在自然之中，所以要效法自然。」可見天地人三才是大道運行的主角，因而世人要回歸大道本源，應以大自然的大公無私為師，才得以成就聖佛神仙。

曾點，又名曾晳，字子晳，春秋末年約西元前546年，生於魯國南武城（今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與兒子曾參同為孔夫子的學生，小夫子六歲，是夫子第一期學生，個性崇尚自然而些許的狂放，不喜歡當時社會的爭鬥，也不喜歡與人爭長論短，所以在此章的記載，當同學在與老師報告志願時，仍獨自一人在彈瑟，等到夫子叫他發表意見時，才慢慢放下彈瑟，一開口就說與同學的志向不同，夫子鼓勵他發言，只是大家隨興聊聊而已，不必拘束，所以才有本章的發言。卻出其意料，他的發言最被孔夫子所認同，因為他的想法最為天真，最合乎大自然。

中庸之道最順乎大自然，意識心的作為常是落入輪迴最主要的因素，因此明理的智者，其一生的作為，是在找回本性，回歸自然，不會爭強鬥勝以致輪迴不已，因此欲修成正道者，當盡一生之力，在有形的世界中，有為的生命裡，找回無形的本性，要找回無形的本性，必須從有為開始，但終究要進入無為的領域，才得以漸漸進入大道的本源，到那時已能放下一切的對待，契入絕對的無為之境。

然而無為的境界，必須在有為中奠定基礎，多積德才得以有能力從有為進入無為。濟公活佛降下《禍福有別》之訓文，幫助我們在有為中立根：

邪念惡語者，必會招禍，唯有充滿真理的人有福了；

酒色財氣者，必會傷身，唯有淡泊寡慾的人有福了；

貪嗔癡愛者，必會損性，唯有知足達觀的人有福了；

兇殘害命者，必會夭病，唯有齋戒放生的人有福了；

吝嗇利己者，必會吃虧，唯有施捨恩澤的人有福了。

47 各言其志也

【原文】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夫子喟嘆贊同曾點　曾點請教三人所言
孔子回答各言志向　如其所言心志可見

孔夫子聽了之後，讚歎一聲說：「我贊同曾點的志趣。」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人出去後，曾皙較慢離開，問夫子說：「他們三人所說的志向如何呢？」夫子說：「只不過說說各人的志趣罷了。」

聖人知道崇尚自然，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所以能夠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

中道，是以能夠理事圓融而達於至境。因此孔夫子聽到弟子說明志願後，還是比較認同曾點。這是由於子路、冉有、公西華所說仍在名利的有為法中，曾點已經不受名利而展現無為法的雛形，這正是孔夫子在教育學生的理想，希望能為社會服務，卻不要著重在名利的獲得，如此才能符合「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公無私的精神。

雖然孔夫子在回答曾點所問，其他三位同學的志願如何時，答以只是說出他們平時所要達成的心願而已，其實從談話中已經了解他們的心境。因為言行舉止的主導者就是自己的心，心能夠主導人的一切，影響人的一生。誠如《華嚴經・覺林菩薩偈》所說：「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人人都具有一顆心，但各自的心願都不同，因此所創造的人生也不同。聖賢仙佛是此心所造，妖魔鬼怪也是此心所造。個人創造自己的命運，結果都由自己負責，是以說因果的法則，就是自作自受。

修道以心中清淨無邪為指標，若有絲毫自我意識心的作用，便

偏離了正道，難免要落入輪迴運行，這是大自然運作不變的原則。在不明此理之前，許多人都想表現自己的才華，唯有明理者才能從名利情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達摩大師在《悟性論》說：「佛經說：『不能捨棄智慧的名相，名叫「愚癡」。如果以淨空來說，解與不解都是真解；如果以心的執著來說，解與不解都是虛妄。如果能真解時，是法在追逐人；如果不解時，是人在追逐法。如果是法在追逐人，那非法也會成為正法；如果是人在追逐法，那正法也會成為非法。如果人在追逐法，那法都會成為虛妄；如果是法在追逐人，那法都會成為真實。所以聖人也不會用此心去求法，也不會用法去求心，也不會用心去求心，也不會用法去求法。所以心不會生法，法也不會生心，這兩者都寂滅，所以能夠經常住於禪定之中。當眾生的心念一生，那佛法就消滅了；當眾生的心念消滅，那佛法就生出了。心念一生，那真法就消滅；心念一滅，那真法就生起。』」所以聖人的心不執著不妄想，與道相同，皆法自然，從不私心用事。

聖人教導世人，無非要我們先要做好人道的基礎，才有機會修成天道，受到孔夫子教導的學生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做為一個人，平時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然而會冒犯長上，是很少的。不會冒犯長上，然而喜歡作亂的，那是不可能的。君子能致力於本性的淨化，建立穩固的根本，正道就是如此產生。人倫中的孝悌，就是培養仁道的根本。」《孝順》一文，乃是先賢提醒我們在平時生活中修道之用：

念佛千聲，不如對父母說聲感恩；
拜佛千叩，不如對父母真心敬重。
孝順父母不必花大錢，買什麼禮物送給他，
一句關心問候，平時懂得尊重，勝過那些物質金錢。
有人以為拿錢給父母，就是代表孝順了，
有時父母要的只是關懷。

48 夫子何哂由

【原文】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曾點請問為何笑由　為國以禮其言不修
夫子笑由原因在此　不知禮讓治國隱憂

曾晳又問：「老師為何要笑仲由呢？」孔夫子說：「治國要以禮讓為要，他說話不謙讓，所以笑他。」

所謂的「哂」，讀審，其本義是「笑而顏色不變」，乃是小微笑的樣子，神態還帶有打呵欠伸懶腰。也就是有不以為然的樣子，表面上微笑而沒有明說其看法，但在表情上已經非常明顯不贊同。這是孔夫子聽了子路發表他的志願後的表態，等到曾點問夫子的時候，說明

理由，治理國家必須以禮讓來治理，但子路的話中一點也不謙讓，乃是犯了治國的大忌，所以不表贊同而以微笑了之。

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七章談到治國三寶說：「我這裡有三件寶貝，要永遠持守而保有著：第一件稱為仁慈，第二件稱為儉約，第三件稱為不敢為天下人之先。能以仁慈居心，才能有勇氣；能具有儉約的美德，才能發揮廣大的作用；持有不敢為天下先的謙讓，才能夠成就大器。如今捨棄仁慈，卻妄逞勇氣；捨棄儉約，卻妄想產生廣大的作用；捨棄退讓，卻妄求爭先，必死無疑。仁慈，用來征服天下，必然勝利；用來守護，必然堅固。能夠發揮仁慈，上天必來救助衛護。」仁者無敵，儉者必富，讓者必得人心，以三者治理國家，必然國泰民安，上下和諧，子路違反此道想要治好國家，必然遇到障礙，自己不自知，還能說出自己有缺失的志願，因而孔夫子哂之。

古代聖王崇尚無為而治，有為的治法，常會衍生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所以難以達到完美的治理，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

說：「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罰來整飭百姓，只能讓百姓免於犯罪受罰，卻無法讓百姓有羞恥心。能夠以道德來教化百姓，以禮樂來引導人民，人民就會有羞恥心，而且能夠從心革除做壞事的念頭。」有為的治國只能約束百姓的外表，無為的治國才能使百姓心悅誠服。

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說：「古時善於用大道治國者，並非教導百姓聰明巧詐，而是教導百姓純樸敦厚。國家百姓之所以難以治理，由是百姓的智謀太多。所以用智謀來治理國家，反而會使國家受到損害；不以巧智來治理國家，才會使國家百姓得到幸福。以智治國，國家百姓會受到損害；不以智治國，國家百姓會得到幸福，這兩者已經成為國家興衰的模式。能夠明白其中的道理，常以此來警惕自己，不以智來治國，就是具有玄德的人。玄德是一種至深至遠的奧妙，好像與萬物運行的法則相反，其實當你真正知道其中的奧妙之後，長此以往，必然可以順乎自然而回歸大道的根源。」

種因得果自然之理，事在人為存乎一心，是以濟公活佛說「修道

修心」，心為萬法形成的主角，因而平時要多觀照自己的心念，一旦有所偏差，必須及時修正，才不至於擴大錯誤所帶來的危害。平時的言行舉止，是命運的製造者，而言行舉止是心的作用，可見修道的重點在於修心，濟公活佛教導我們如何開運的方法，名為《開運妝》，其內容如下：

常常笑就是開運妝，這個外面學不到的，

這是有報名不收費，就可以傳授給你了。

開運妝不只是女生可以畫，男生也可以畫。

時常微笑，少生氣，不僅可以保持年輕，也可以有好運氣。

時常生氣的人，福氣都被我們趕跑了。

時常微笑，其實臉相久了會定型。

平時在家的時候，照鏡子不要只在乎有多少條皺紋，多少條白髮。

49 唯求則非邦

【原文】「唯求則非邦也與？」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冉求所言亦是治邦　六七十五六十地方
雖有大小還是政治　治國之要懂得禮讓

曾皙接著問：「難道冉求所說的，不就是治理邦國嗎？」夫子說：「冉求所說六七十里的地方，或者是五六十里的地方，不就是邦國嗎？」

世人生活在人間，都有自己的願望，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前途要去創造與經營，然而大部分人都在宿命的範疇中，難以脫離命運的掌控，唯獨能夠覺醒，才能夠善用此生隨緣了舊業，不再造新殃，

如此才能在完全了業了願後，返回清淨的本性，解脫命運的糾纏。由求個性內向，說話比較保守，但在說出自己的願望時難掩其心中的願望，所以才會有文中的記述。其實聖人教導世人，不但在世是要過著幸福的日子，出世間還要能回歸本位，然而這些都要在世間有人身時去完成。因此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要在面對生活的考驗中覺醒，能夠看開放下。雖然每個人生活在不同的環境，都要學得心安理得，借著人間的假境找回自己的真性，才不會愧對自己。

《中庸》說：「君子要安於位依本分做事，不願意做超出本分的事情。處在富貴的地位，就做富貴者應做的事情；處在貧賤的地位，就做貧賤者應做的事情；處在夷狄的地方，就做適合夷狄的事情；處於患難的地方，就做適合患難時的事情。君子的德能，是可以做到處處適應而順心如意。居在上位不欺凌下位，居在下位不攀緣上位；能夠端正自己，而且不奢求於他人，如此就不會招來怨恨。對上不怨恨，對下不責怪，所以有德君子，是可以平常心來等待天命；無德小

人卻常鋌而走險，希望僥倖獲得非分的報酬。孔夫子說：『君子的待人處事，就如同射箭一樣，射不中靶子，不要怪靶子擺不好，要怪自己的射箭技術不精。』」這是善用人身的可貴處，隨時借著與人事物接觸時，多加反省自己，清除本性上的污染，使本性能夠覺醒，回復本來面目，這是此生最大的價值。

清代劉蓉在《養晦堂詩文集》中說：「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治國是治室的放大，治室在為治國奠定基礎。平時的修為所造成的人品，常是未來做事成敗的關鍵，因而孔夫子對於學生平時的一言一行觀察入微，並針對個人的優缺點而加以因材施教，藉以發揮其長才為國為民服務，並隨時提醒其缺失，使其改善，以免受到損傷，為未來的教育建立美好的典範。孔夫子在此章對冉求的評論，只是針對其志願來說明，仍屬於有為法，尚有進入無為法的進步空間。

治國先治身，《大學》的提示，想要治國平天下，必須在格物致知下功夫以奠定良好基礎，所以在其文中提到：「守正道就可以獲得

眾人的心而保有國家，失去正道必定失去眾人的心而失去國家。因此一位有德的君子，先要謹慎於內德的充實，內德充實必能感召人才，人才聚集擁護必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會有財富，有財富才能供給眾人使用。德是根本，財是枝末，如果本末倒置內外易位，這將會引起百姓爭奪權利。所以君王致力於聚財斂貨，民心就會離散；君王如果能散財於民照顧百姓，必然獲得民心，民心將聚會而服從聽令。如果對人說不合道理的話，他人也會以不合道理的話回應；違背常理所獲得的財利，也將會不合常理失去。」

天仙狀元邱長春有一篇善文，可以提供我們平時修行積德之用，也可以讓我們成就聖賢仙佛：

能忍受委屈吃虧者，德性定美也；

能檢討迴光返照者，行道不偏也；

能寬宏容納一切者，偉大賢哲也；

能始終如一修辦者，成仙成佛也。

50 孰能為之大

【原文】「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公西赤言治理邦國　宗廟會同諸侯施措
假託小相誰能稱大　有關素養未必善妥

曾皙接著又問：「那麼公西赤所說的，不就是治理邦國嗎？」孔夫子說：「關於宗廟祭祀，以及諸侯會盟，不就是諸侯治國的事嗎？公西赤只能當小相，那又有誰能當大相呢？」

公西赤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人才，外交所重視的是禮儀與辭令，代表國家出使他國，傳達國君的旨意，與他國折衝，可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個優秀的外交人才，可以化解兩國之間的矛盾，增加

兩國之間的友誼，不但能減少戰爭損失，還可以增加財富與助力。孔夫子在《論語・憲問篇》舉鄭國外交所使用辭令的嚴謹，他說：「鄭國外交辭令的製作，由大夫裨諶擬稿，由大夫世叔審稿，由外交官子羽修飾辭令，由相國東里子產潤飾文辭。」可見外交工作與宗廟的祭祀，都是國家重要的工作，公西華在其中自稱有能力擔任小相，那是自謙之詞，其實也是志在參與國家重要的政事。

政事從管理自己開始，以至於管理整個國家，都在其範圍，其重要的涵義，在於行得正，因此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季康子問政時說：「所謂的『政』，就是端正的意思，先生能率先行正道，有誰敢不行正道呢？」所以在人間無論擔任什麼職位，或者經營任何事業，都要先從自己的仁德培養起，端正自己，然後才能影響他人，是以《顏淵篇》又記載：顏淵請問仁道，孔夫子說：「克制私慾，使言行合於禮節，就是仁。如果有一天能做到克己復禮，天下就能夠歸於仁道了。實踐仁道由自己做起，難道是叫他人去做嗎？」顏

淵問說：「請問實踐仁道的細目？」孔夫子說：「不合乎禮節的不要看，不合乎禮節的不要聽，不合乎禮節的不要說，不合乎禮節的不要做。」顏回說：「我顏回雖然不聰敏，一定努力去實踐。」

能力再強，如果沒有良好的品德，很容易因私心貪婪而成為害群之馬，自古來許多的奸臣，哪一個學問不好，哪一個不善言辭，結果都是先以巧言令色取得權力，再行橫行霸道以禍害人間。來到人間要認清事實，為了了業了願而來，平時在生活中要時時端正自己的心念，做好自己的工作以盡職責，無怨無悔不厭不倦，圓滿完成此生來世間的任務，似乎可以安心回歸本位。絕對不要再因爭權奪利，傷害到他人，造下難解的因果，陷自己於輪迴不已的苦海中，與自己過意不去呢？為何要仇恨自己傷害自己呢？

活佛師尊的聖訓《緣》，告訴大家，每個來到人間，都是有美好的因緣，只要我們懂得善用，不難成就道業，此生當無遺憾：

疼惜咱同門之情緣　廣結咱生世之善緣
維護咱提攜之良緣　再增咱渡眾之福緣
創造咱綿綿之慧緣　發揮咱熱忱之佛緣
力行咱修道之夙緣　珍取咱辦道之機緣
宣化咱渡眾之道緣　不改咱堅定之修緣
追隨咱殊勝之前緣　償還咱無明之債緣
報恩咱九玄之祖緣　轉化咱周遭之俗緣
感恩咱環境之逆緣　隨應咱相遇之諸緣
恆順咱該了之因緣　了完咱累劫之業緣
奠造咱成道之機緣　圓滿咱自性之德緣
讚嘆咱天地之化緣